

武俠  
小說

南北游俠傳

丹徒張箇儂著

海上

行印局書北南



劍氣宵寒射斗  
牛。紛。豪俠報恩  
仇。漫。分。南  
北。一樣英風動九州。

海上漱石生

# 題張子南北游俠傳二絕

劉谿

徐哲身未定草

此是天然俠義圖。呼之欲出世間無。非君具有生花筆。南北如何合一鑪。  
英雄自古卽多情。此藁纔能游俠名。繪影繪聲猶小事。文章也作不平鳴。

## 奉題

# 箇儂先生南北游俠傳

張恂子未是草

中原文弱舊知名。墨雨歐風苦未晴。誰把國魂宵喚起。匣中長劍作龍鳴。

# 張序

天下未定。平其不平。天下既定。不平自平。昔之游俠諸子。秉磊落嶽奇之氣。抱痛癢飢溺之悲。鬱結抑塞。無可發洩。見天下之不平。而思有以平之。於是仗劍當車。探丸斫吏。朱家郭解之輩。遂有大俠之名。彼詎不知游俠之行。爲盛世所不許。而顧躬蹈法罟者。何也。天下不平之事。有以召之也。今張子箇儂所撰之南北游俠傳。首標斯義。其有得於龍門記事之意乎。至其序述之精。文詞之雋。特其餘事而已。會張子索序於予。而愚亦亟欲窺其全豹。用拉雜書此而致之。張子將以促成其梨棗之功也。

民國十八年清和上浣。毘陵漱六山房主人張春帆識於上海平報館。

# 朱序

吾友張子箇儂。善治小說家言。蜚聲文壇。馳譽社會。每一編出。萬人傳誦。此蓋張子之心思腕力。有以致之。非偶然也。曩歲不佞創羅賓漢三日刊於滬上。乞張子撰一長篇武俠說部。爲吾報光。張子慨然諾。迺抽暇撰南北游俠傳一書。按期與羅賓漢讀者相見者。今且一年有半。情文並茂。極受讀者之歡迎贊許。推爲晚近俠義小說中之傑構。羅賓漢之得有今日。張子所爲之南北游俠傳。與有力焉。茲經書肆主人。商由張子續成全璧。付諸鉛槧。以快先觀。書成張子以書抵不佞。屬爲一言。不佞不敢蹈黨同之習。爲之揄揚。乃僅紀其與羅賓漢之關係。聊草報命。非敢云序。蓋亦略留鴻爪而已。

民國十八年清和中浣。朱瘦竹識於上海羅賓漢報館。

# 王序

今之作小說者夥矣。莫不窮淫極奢。以揭人陰私爲快事。淪青年於放肆邪侈之途。雖爲社會潮流所趨。要亦作者道德云亡焉。張子箇儂。善治小說家言。著作身等。秦牛以生花之妙筆。作警世之晨鐘。武俠一門。尤所擅長。最近張子挾一巨帙來。視之。顏曰南北游俠傳。箇中情形。以武俠爲經。情愛爲緯。寓憤世妒俗於草莽英雄。寄報應循環於佳人才子。洋洋大觀焉。且均爲清季豪俠之實事。一洗小說家空中樓閣之惡習。昔太史公作游俠列傳。卽本斯意。張子真得箇中三昧哉。下走以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匪鮮。故樂爲之序。

吳門王金梅序於滬濱惜花廬

# 自序

初予應朱瘦竹周世勳二君之請。爲羅賓漢三日刊。撰武俠平話南北游俠傳一書。按期刊載於該報。以快讀者先觀。予自審學殖荒落。率爾操觚。不過藉此聊爲該報補空白耳。以云工整精警。則固未敢也。乃自刊後。不虞之譽。時獲嗜痴者之謬賞。惠書掄揚。促速付梓。以窺全豹者。先後凡百數十人。適南北書局新張。徵稿於予。且以先刊南北游俠傳一書就商。予以友誼。情難固却。且藉是以應讀者之望。一舉而兩善備也。遂諾焉。於是焚膏繼晷。窮兩月之力。始告完成。因記其編撰經過如此。以留鴻爪。而弁書首。

民國十七年雙十節日。丹徒張竹籥儂氏識於吳門寄廬。

武俠  
小說

# 南北游俠傳 初集目錄

丹徒張竹箇農氏著

## 題詞

## 序

第一回 傳游俠寄懷寫朱郭

訪英雄挾藝走江湖

第二回 方外人有戲傑士

名鏢師無意結冤家

第三回 訪土豪道人初施計

曾惡霸鏢客再顯技

第四回 試技藝杯酒聯歡

化惡緣拳足交鋒

第五回 溯往事旅店話滄桑

泣今茲古廟逢奇俠

第六回 道中人盤詰露巨魁

方外士奔波尋惡霸

第七回 鈎心鬪角雙雄鬪智

揮臂助拳三俠助威



第八回 逞凶鋒頭陀助虐

施手段道人除奸

第九回 奮神勇單刀破雙拐

逞拳技空手敵白刃

第十回 禍生不測家宅兆焚如

變出意表親友成讐寇

武俠奇情小說  
**獨臂大俠傳**

丹徒張箇儂先生著

本書為張先生最近得意傑作書中敘清乾隆年間江湖上之英雄豪傑俠客義士無不見義勇為虎虎如生寫白蓮教

匪之荒謬奇術妖言惑眾

尤覺出色驚人情節一步緊一步熱鬧一回勝一回堪稱武俠評話中罕有之巨著書中宗旨歸結到

打倒土豪劣紳！剷除貪官污吏！

正能尅邪！諷世貶俗實與

「南北游俠傳」有異曲同工之妙！

全書四十回三十五萬言共四冊定價二元五角特價一元五角外埠購書郵票通用郵費加一掛號另加五分外贈精美錦匣一只

上海四馬路中市東華里

人心書局發行

武俠  
小說

# 南北游俠傳

丹徒張箇儂著

## 第一回 傳游俠寄懷寫朱郭 訪英雄挾藝走江湖

話說自古以來。社會上有四種極大的蠹賊。爲一般民衆所最疾首痛心而深恨的。便是那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四種特殊階級。這四種人互相勾結。專一的威福自恣。魚肉平民。被害的含冤莫訴。痛苦顛連。施虐的炙手可熱。安樂欣享。兩兩相形。適成反比。那得不令人興無窮之感。懷想到古俠士朱家郭解之流呢。所以小子於食瓜消暑之餘。拂竹楮。揮班管。本着司馬子長的微意。將那班步武朱郭的游俠。寫出這部書來。給那些社會蠹賊。作個當頭棒喝。兼爲一

般民衆作不平鳴。吐一吐那陰霾抑鬱之氣。話雖如此。可有一層。那些游俠者。流以匹夫而竊生殺之權。干法犯紀。究竟不軌於正義。未入於道德。所以小子在下筆之先。首要學着孔子「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的意思。掉句文話道。「世而有游俠。世風之不幸也。必也使無俠乎。」故此小子這部書。雖係寫的南北游俠。實際上無非給我書中人的當時世風。寫不幸罷了。正是

設非當世多豺虎。何來游俠顯令名。

閒言道罷。却說在距今百餘年前。遜清乾隆嘉慶年間。湖北荊州府安陸縣吳家坪地方。有一位鏢師。姓糜名啓世。號後昌。乃是位佚名的豪傑。生平作爲極多。交游頗衆。仗義任俠。嘗以戰國四豪。漢代劇孟。郭解自況。自幼兒練就一身軟硬功夫。馬上步下。躡高縱低。均有獨到的技能。尤其是善打各種暗器。於百

步內取人性命。如探囊取物。他仗着一身的藝業。在省城開設一升德盛鏢行。專給來往川廣雲貴湘鄂的客商保鏢。借此闖蕩江湖。得和各省的俠義結交。他既生在南方。又專是走的西南幾省的鏢。因此對於北幾省的豪俠。却少晤面的機緣。雖很有幾個慕名的神交。可是終未見過。每常聽見江湖中人說起北道如何難行。糜啓世總不禁砰然心動。思量到北幾省去顯一顯身手。借此結交北幾省的豪俠。可是他雖有此心。終無其事。皆因本人南中事忙。不克分身。時光易過。不知不覺的已是幾年。那時正逢暮春。春光明媚。鳥語花香。恰值糜啓世三十歲誕日。齊集在武昌的親戚故舊。說是三十不做。四十不發。一齊不約而同的要給他熱鬧熱鬧。糜啓世不能重違戚友之意。遂在鏢行後進房屋內。大開筵席。由大家釀資。僱了班清唱陸書的來。在天井內搭蓋天篷。遮蔽

日光用兩張八仙桌子。在天篷下面搭起台來。由一班打唱的人。在那裏打起十番鑼鼓清唱。并到廳上席前來。請各位點戲。這時糜啓世忙着在席間週旋。張羅衆親友及本行的伙伴們飲酒。自古方以類聚。糜啓世是個鏢師父。他的朋友自然是同行居多。因此在飲酒之間。談起本行的買賣。及近來江湖的勾當。漸漸的談到北道難行的話頭上去。糜啓世這時聞言。陡觸素懷。想起自己久擬往北幾省一遊。却始終未曾去過。因此帶着酒意。向衆人道。列位且慢誇張北道的怎樣難行。要知道易地則皆然。我們在這裏說北方怎樣的豪傑衆多。焉知他們不在那裏。羨慕南方的英雄倍出呢。不是我誇口。憑着我生平的藝業。便是去走一回北道。也未見得就定要吃虧。衆人道。糜爺這話不錯。常言千聞不如一見。究竟耳食之談。未足爲信。可惜我們向來走的南路。沒有機會

往北方去。不然。添些見識。多交幾個朋友。也是好的。糜啓世笑道。不存心去罷了。既存心要去。有甚麼機會不機會呢。練工夫的人。出門訪友。乃是常事。衆人道。糜爺。像你有這般武功的人。在咱們看來。也不多見。要是咱們有了你這樣的能耐。早就要出門去走遭了。爲甚麼糜爺不到北方去遊一回呢。糜啓世笑道。不瞞各位說。兄弟久有此意。只因這裏的事。拋撇不下。所以不曾去得。衆人道。反正這裏走的是南幾省鏢。糜爺的威名。久已遠震。素無失錯。再有咱們給你照應着。諒不妨事。糜爺如其有興北遊。給我們南方人漏一回臉。多結識幾位豪俠。那時。別說糜爺有了榮。便是我們也有光輝了。糜啓世這時已有了幾分酒。再被親友們這一捧。不由豪放起來。笑對衆人道。這般說時。兄弟便到北方去走遭也不難。但是此去討便宜或是吃虧。兄弟可不能說大話。但願此去

不栽跟頭。即便心滿意足咧。這裏的事。可是還須請各位偏勞呢。衆人齊說應該。糜爺此去。定然奪回錦鏢。來來來。我們大眾應該公賀一杯。說着。大家舉起杯來。一飲而乾。照了杯。接着衆人又說糜爺將要榮行。我們準備着將來糜爺回來時。給糜爺設宴賀功。接風洗塵。這會兒時間匆促。我們不及給糜爺治酒餞行。只得權且借花獻佛。大家公敬糜爺一杯。說着。篩酒奉上。糜啓世接盃在手。笑說但願此去。不負衆位的期許。那時回來。再得奉請。說罷飲乾。於是席間各人猜拳行令。歡呼暢飲。糜啓世周旋各席。勸酒讓菜。各席又都要鬧壽星。麴着糜啓世喝酒。這一天。直吃到杯盤狼籍。盡醉方休。糜啓世吃得酩酊大醉。由行內伙計。扶進臥室去睡。其餘各親友。亦俱既醉且飽。絡續散歸。翌日。糜啓世起身。收拾一切。吩咐伙計們各事謹慎。如南路遠鏢。有甚錯失。可找黃岡的前

輩英雄武紹周去幫忙。因爲他在南幾省。青紅兩幫。黑白兩道中。都有極大的名譽。隨便甚麼人都和他有交情。請他去幫忙。定然可以得到完滿的解決。伙計們唯唯應諾。糜啓世又吩咐伙伴。如果有人來找我。就說出門有事。不必說是到北道訪友。又說。如是爲避免失錯起見。差不多的鏢。可以回却不保。以免麻煩。便是有人來欺負你們。也都宜忍耐。等到我回來再說。吩咐畢後。即便動身。離了武昌。渡江到漢口登岸。取路向京城的大道進發。因爲此行志在訪友。所以並不改換裝束。仍舊是鏢師打扮。一路打聽各該地的英雄。便去拜訪。誰知見了面。總是失望的居多。因爲那些人大半都是有虛名而無實學的。經不得握手爲禮。便已知道他們的能耐。因此糜啓世心中。漸漸懷疑那北道難行的話頭。是欺人之談。但他也不敢自滿。仍舊小心前進。那日正值初夏。清和上



絃。糜啓世走到河南省境內。信陽州地方。來到護城河吊橋上。正要進城。不意迎面來了一個化緣道士。身背玉帝。手敲竹梆。口中念着經句。款步而來。兩下都不留神。正撞了個滿懷。糜啓世忙向傍邊一讓。說聲對不住。那道士很很地向糜啓世叮了一眼。兩道目光。竟如電炬般向糜啓世身上一閃。糜啓世被他這目光一射。不由着了一驚。暗說此人定是個行家。倒不可怠慢。忙拱手躬身。尊聲道爺。請勿見怪。那道人笑着哈腰回禮。口稱彼此俱是無心。何足掛齒。還請勿怪。說着又叮了糜啓世一眼。方纔敲着竹梆。篤篤地哼着玉皇大帝。一步步走上橋去。糜啓世見道士已走。便也舉步進城。邊走邊想。這個道士有些蹊蹺。爲何淨向着我看。看看他的目光如電。己是個內家氣派。倘或再能遇見他時。倒要留心。邊走邊抬頭一望。前面有家旅館。氣象頗爲壯麗。招牌是黑地金。

字寫着斗大的悅賓旅館四字。糜啓世心忖這客棧可算得上中等。我何不  
就住在這裏面呢。遂走將入內。旅館內站在店門口的伙家。見有客到來。忙迎  
着先接過糜啓世身上的包裹。問爺還是一位。還有別的客人在後面麼。糜啓  
世道。祇一個人。你們有乾淨的頭等上房麼。伙家回說爺來得真巧。咱店內祇  
剩有一間官房。未曾賣去。餘者都已有了旅客。左不過那房間大些。是雙鋪房  
間。咱且先引爺去看看。說着在前引導。糜啓世跟在後面。由店堂進去。過了一  
進房屋。走過兩重天井。直到第三進。那伙家引糜啓世到一間房外。開門引進。  
糜啓世在門框上一看。掛着四寸來闊。五寸來長的小牌。粉漆硃字。寫着官房  
第七號。糜啓世到了裏面。一看果是雙鋪。對面對的放着。中間靠牆安設着一  
張小四仙桌。二傍各放一張圈椅。桌對面是四扇小格扇。玻璃窗。臨窗設一几二

椅。床頭一傍設着衣架。一傍設有洗臉架。佈置得甚是齊整。空氣流通。光線充足。糞除也很潔淨。糜啓世看罷。甚爲滿意。遂一屁股坐在椅上。伙計見他坐下。知道已是中意。隨將包裹放下。取面盆茶壺。回身去打茶水。一會進來。將面水擱在洗臉架上。茗壺放在茶几上。順手傾滿了一盃茶。口中說請爺擦臉喝水。糜啓世這時拂去身上灰塵。擦臉喝水。伙計立在一傍。請問姓名。糜啓世在腰間掛着的荷包內。取出張名片來。給他道。你拿了去就得咧。伙計接過片子。回說爺如有事。請呼喚就是。說罷回身出去。到前面櫃上。將糜啓世的名字。上了循環簿。糜啓世坐了一會。喚小二進來。着他先要些點心來吃。小二問明。回身去向廚房內要。一會送來。乃是一盤薄餅。一盤炒肉絲。小二在桌上安放了一個小磁碟兒。一雙筷子。傾了杯茶。糜啓世坐下。將薄餅捲着菜。一口一口送入

腹中先將五臟神安了安。吃畢之後。小二重又打水來給糜啓世擦臉。一面收拾桌上的盤磁碟。筷子。糜啓世擦臉後。仰首由窗口向外面一望。見時辰還早。想着這信陽州乃是南北交通的孔道。地方素稱繁盛。酒館茶樓。定必很多。那綠林豪俠。定有人在此給他打眼。自己方才在橋下遇着的那個化緣道士。說不定便是他們的眼線。亦未可知。他方纔那般向着我瞧。大約係因我打扮着鏢師模樣的緣故。我此行原爲出外訪友。豈可當面錯過。想到這裏。便將身上衣冠整一整。走出房外。命小二將房門鎖上。信步走出店外。這時正是下午酉時。街道上往來的行人。依然甚衆。糜啓世信步行去。走罷兩條街。陡見適纔在城門口邂逅着的那個道士。又敲着竹梆。念着佛號。迎面而來。糜啓世見了。忙將身體一偏。立在街傍一家紙紮店門口。留心細看那道士的舉動。那道士走

過面前。偶一抬頭。見糜世啓立在街沿石上。賣獸。忽地將脚立着。一蹲身。竟坐在那紙紮店門口。將竹梆敲得震天價響。使出那化緣道士的惡化手段來。篤篤剝剝。敲個不住。對着那紙紮店內高念經句。引得那街坊行人。駐足而觀。這時那店內櫃外立着個少年。衣服麗都。神采煥奕。那光景頗像個考武的相公。一見店門口坐着個道士化緣。引得街坊閑人。擠滿了店門口。不禁走出來向那道士發話道。你這道人。好沒分曉。怎麼攔住了人家店門口。便坐下來化緣。快走。別討沒趣。那道士竟像不曾聽得一般。毫不理會。仍舊邊敲邊唸。聲聲相和。越發唸得响了。那少年見他不理。便又向道人大聲道。喂。道人。你難道耳朵是個聾子。連眼睛也是個瞎子嗎。你要化緣。也得看看人家。這裏開的是像生店。可不是當典銀樓。你將人家門口堵住。阻住了人家買賣。那有錢來佈施你。

況且這店內所有的。都是些紙紮物品。便佈施你一兩件。也值不了許多。你還須帶到陰間去使用呢。這話纔出口。早引得圍立在門口的衆人哄然大笑。那道士仍舊如沒事人一般。盤膝坐着。面色略無稍異。口誦手敲。依然如故。少年見道士不動。不由鼻孔裏哼了一聲。搶步走出店外。用手去扯道士。喝道道人。怎麼和你好說歹說。橫說豎說。均是如此假作癡呆。快些給俺起來。莫討你大爺的沒趣。邊說邊動手。誰知竟如蜻蜓撼石柱一般。休想動得他分毫。那少年紫漲了面皮。弄成了個騎虎難下。一時間收不轉來。遂猛扯那道士的衣領道。怎麼着。你不走嗎。道士抬起頭來。瞅了少年一眼。冷冷的道。咱們方外之人。不懂得甚麼走不走。你問咱怎麼着。咱還要問你怎麼着呢。少年喝道。你是那裏來的野道。有心到此尋事。坐在人家店門口募化。引得這許多閑人擁滿了一

街。你不懂得走。難道你沒生腳嗎。你再不走。可休怨俺無情。道士冷冷的道。何苦來。咱看你用這般大的氣力。嚷得紅頭赤臉的。倒不如一見貧道。即便解囊佈施。一則彼此結緣。再則也免傷和氣。少年吆喝道。休得饒舌。快走快走。道士低了頭。只做不理會。少年意欲動粗。又牽扯他不動。正在爲難。忽然由店後進屋內。走出個大漢來。那大漢生得形容雄壯。面目黧黑。一逕走到少年面前。說少爺請到後面坐地。儘他敲毀了竹梆。喊破了喉嚨。反正咱們不給他一文。隨他去罷。少爺何必和這種人爭較。說罷。又向看閑的衆人道。諸位請散了。這不是甚麼新聞。沒甚可看的。衆人被他一說。雖然走了兩個。可是那好看熱鬧的人。早又有幾個來補了缺。依舊擁擠着不散。竟如春風過耳。毫無一點効驗。少年見有人轉圜。便也借此收科。丟下道士。回身竟向後走進去了。那大漢立在

門口。眼看着道士。一面口中嚷勸各位請散。一面向道士道。咱們乃是隔教。向來僧道無緣。還請你向別處去罷。那道士聞言。向大漢瞟了一眼。微笑道。好個僧道無緣。貧道自來募化。向係擇人而施。你們東家如果真和僧道無緣。咱也不來了。但你既這般說。咱也姑妄聽之。煩你告訴你家主人。就說貧道和他早晚再見罷。那大漢聞言。面色一紅。回說很好。俺回稟主人。早晚專等就得咧。道士也不再言。站起身來。向衆人打了個稽首道。請讓讓開。衆人聞言後退。道士舉步欲行。忽地回頭來。又向糜啓世瞅了一眼。糜啓世看了半天。正立着出神。陡見他向自己瞟了一眼。心中一驚。假作不知。故意低下頭去。道士敲着竹梆。一逕向街上去。看閑的人也絡續散去。糜啓世跟在閑人身後。向前行走。心忖這道士語中有刺。莫非與那紙紮店東家有甚芥蒂。這早晚見的話。似乎約



期交手的意思。但不知這像生店的主人是誰。又不知他和甚麼僧道結過緣來。我既出門訪友。豈可失錯這個機會。況且那道士又屢次瞧我。我便不去尋他。也許他還要來尋我咧。自古膽大贏膽小。我何不緊走幾步。追上那個道士。先向他挑逗呢。糜啓世想定主意。忙將足下一緊。向那道士走去的街道上追去。畢竟追着道士。如何開科。請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方外人有心戲傑士 名鏢師無意結冤家

話說糜啓世將足下一緊。向那化緣道士去的街道上追去。追不到半條街。已將那道士追上。只見那道士仍在邊敲邊走。糜啓世將道士趕上。本想先向他開科的。但這時反而又沉吟不決。維難起來。心中怙愒。自己原和他風馬牛。正如井水不犯河水。這會兒平白地向他挑釁。豈非其咎在我。倒不如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吧。糜啓世正在遲疑。那道士忽然回過頭來。猛可裏見了糜啓世。口中念聲無量佛。不由竟止步回身。立在街心不動。瞧着糜啓世微微地一笑。糜啓世見他這一笑。心中以爲他瞧自己鏢師不起。很有幾分輕視。不由動怒。再估量他立足相待的心理。定是試探自己。敢過去與否的一個用意。遂大踏步昂然前行。假做不理會。運用氣力。故意挨着那道人的身傍。擦肩而過。滿謂道人被自己這一碰。雖不跌倒。也得打個踉蹌。誰知這一碰。不但不曾將那道士碰得動一動。反而將自己身體碰得生疼。幸虧糜啓世也是個內家。不曾當面獻醜。要不然定要跌在街心。要一個五嶽朝天。糜啓世大吃一驚。暗忖。幸而是我。要是他人。還恐當場出彩呢。我倒不可不乘風轉舵。免得弄成騎虎難下。邊想邊將面容一變。忙回轉身軀。抱拳帶笑。向着道人賠話道。道長。愚下行路粗。

魯望勿見罪。道人聞言忙回了個問訊。微笑道：不妨。別說鏢師父不曾碰傷貧道甚麼。便是碰傷甚麼也沒甚要緊。但是貧道既承錯受。咱們應得親近親近。來來來。咱握握手兒。說着將右手敲竹梆的短竿移到左手。伸右手來和糜啓世行握手禮。糜啓世到此地位。所謂欲罷不能。不便當面示弱。只得將全身氣力齊運到右手指掌上來。伸手與道士握手行禮。滿謂此舉雖不能將方纔的面子扳回。也得掙到個半斤八兩。誰知這一握。越發使糜啓世汗流浹背。自叫慚愧。原來那道士握住糜啓世的手。略一使勁。糜啓世已覺熱辣辣地痛不可耐。勉強忍着。纔將個哎吓噤住。不曾出口。握手以後。道士笑問鏢師父適間何事。匆忙敢問尊姓台甫。糜啓世見問。明知他是嘲笑自己。但只得訛就錯說。適有小事。遂致誤撞道長。愚下如今事還未完。不便久談。只索少陪。再見。說罷。

拱了拱手。回身卽行。道士在後面緩步隨着。自言自語的笑道。俺起初只道是位名家。誰知却是一個無名小輩。早知如此。俺只要略使小技。定教他斷筋折臂。仰面朝天。……道士這幾句話。明是挑逗糜啓世。糜啓世聽在耳內。怎得不氣。不禁駐足回身。喝聲道人。你這話說誰呀。道人道。咦。奇怪。貧道說話。與你何干。怎麼你偏要多心呢。貧道方外人。不和你一般見識。你去罷。糜啓世見道士言語不遜。越發火上澆油。喝聲道人。你如與我一般見識。便當怎樣。道士笑道。畢竟是少年氣盛。說一句頑話。也值得如此着惱。貧道已經說過不和你一般見識。那還和你較量甚麼。糜啓世見他這般冷言冷語。半真不假的。格外生嗔。喝問道人。你方纔說誰是小輩。道人笑道。貧道不和你認真。你怎麼偏要打破砂鉢兒問到底。說句笑話。貧道便是說足下一句小輩。也沒甚要緊。何況貧道

未曾提說你的尊姓大名呢。糜啓世見他嘻皮笑臉的居然說自己一聲小輩也不要緊。不由暴躁道。照你這般說時。我便罵你一聲妖道也沒要緊了。道士笑道。不妨。便是一個人要有挨罵的資格。也不容易呢。你愛罵罵就得哪。糜啓世見他毫不認真。却也無法。只得口中隨風轉舵。說你既不說我。我又何必罵你呢。說罷。便向方纔來的路上走去。道士却也不理會。一逕去了。糜啓世邊走邊回頭望了一眼。見道士已揚長而去。已不敲那竹梆了。知道他是因時候已晚。定是回甚麼廟宇或是下處去了。思忖這道士有意挑釁。却又故意忍耐不發。似乎又很有涵養。自己如果和他爭較。亦未必定能取勝。樂得就此收科。且用冷眼傍觀。淨等他和像生店內的好戲瞧罷。邊想邊走。已走回原路。又走到那像生店的門口來。正見那少年立在門口。和街坊鄰舍說閑話。正是說的道

士化緣之事。糜啓世由門首走過。細仔向店內打量了一番。探了探道。方纔遵原路回轉悅賓客棧。走進後面。小二見客人回來。忙起身開了房門。糜啓世進房坐下。小二取茶壺泡了茶來。擱在桌上。問糜爺晚間用飯還是吃麵食。用甚麼酒菜。糜啓世是南方人。不慣吃麵食。又兼心中掛記着道士對像生店內大漢所說早晚見的話。存心要去看回熱鬧。怕吃酒誤事。因此遂回說不吃酒。一面信口說了兩樣飯菜。小二答應出去。不一會。天色漸晚。房間內已漸見黑暗。小二掌燈進來。同時又送進剛纔所要的飯菜。擱在桌上。請爺用飯。小二却一傍立看伺候添飯。糜啓世吃罷飯後。小二打水進來。絞手巾請糜爺擦臉。一邊收拾碗筷。拭抹桌子。退出房去。一會兒又進來泡了茶。糜啓世坐在房內。對燈獨坐。頗覺枯寂。尋思那化緣道士戲弄自己。雖然可惱。但是他的本領。却也居

己之上。不僅不曾將他碰得動。而且反被他捏得疼。卽此一點。已是可知。方纔自己如和他因一時不忿。較量起來。恐怕自己還得吃虧呢。但自己仗着本領。出外訪友。原是聞所聞而來。自應見所見而去。豈可如此自甘放棄。將來如給他人知道。豈不笑自己是銀樣蠟槍頭麼。糜啓世尋思半晌。被虛榮心所役使。覺得自己此時。如同身騎虎背。欲罷不能。本思不欲多事的。到此竟抱了個觀光主義。準備先去探那像生店內的情形。存心在暗中看那道士來不來。如果來時。那光景正和諸侯救趙一般。自己正好作壁上觀。豈不大妙。糜啓世打定主意。卽掩上房門。在床上打了回坐。呼吸運氣。養了回神。然後將包裹打開。取出黑色夜行衣靠來。將身上衣服換下。佩上百寶囊。背上彈弓單刀。一切應用物件。吹滅了燈亮。在床上又趺坐了一會。靜聽外面。已是萬籟俱寂。了無聲息。

知道客棧內旅客均已安息。起身下床。走到窗前。向外張望。祇見天井內照着月色。晶瑩寂靜。糜啓世輕輕將窗戶呀的一聲開了。托地跳出窗外。順手將牕闔上。躡着足步。走到天井內。聳身縱上屋去。辨了辨方向。穿房越脊。逕向那像生店的屋上而來。好的他百天在街坊上立了許久。又很注意的探過了道。此時在月色之下。纖毫畢見。因此糜啓世得以毫不難於辨識的。逕到像生店的屋上來。糜啓世到了屋上。四面望了一望。見無人影。向下一望。只見街上靜寂寂的。各家店鋪都望衡對字的關着門。祇有那守夜的犬吠聲互相應和。向裏面一瞧。却見後面綿接幾進房屋。地方頗爲寬敞。仔細看時。纔知這像生店的鋪子。前面乃是間十八門的店面房子。一順五間店鋪市房。都是如此的。後面便是一順明三暗五的住宅房子。那其餘四家店鋪。後面都與裏面隔絕。有道



夾牆砌着。祇有這紙紮店是和後面通連的。觀那形勢。是由像生店進內。須先走過一方小天井。由天井進內。便是後面房屋的大門。進得大門。便是屏風。繞出屏風。便是對廳。一順五間。俱是敞廳。廳的對面便是五間大廳。那對廳乃是倒做堂前。建築係大五架樑的房子。大廳係大七架樑。一般都是明窗淨几。佈置得富麗豪華。中間大天井內。兩旁都安設着花架兒。花架上各安放着應時盆景名花。中間且建有一座三孔的金魚池。池旁種有冬青樹。剪得一斬齊的。毫無參差。糜啓世在屋上一面觀察。一邊脚下移動。漸向後行。越過了大廳。看第三進時。却是明三暗五的一座花廳。天井內滿栽着奇葩異草。那三間正廳之旁。都各砌着一道牆。要不是在屋上。一時誰也看不出他是明三暗五的房。屋來。還都要當他是只有三間呢。糜啓世在屋上借着月色細看。纔知這二旁

的兩間餘屋。左首的是精雅客座。右首的是書房。糜啓世心忖這家人家。定是個富戶。但看他這房屋鋪陳。便可明白了。但是他爲何別的店不開。却偏要開紙紮店呢。況且大富翁也不在乎區區的房錢。又何以欲將幾間市房租給人家開店收房租呢。這像生鋪要不是他家開的罷。那末他家進進出出的人定然很多。却怎麼便當呢。可就真不解了。糜啓世邊想邊向後行。越過花廳的屋脊。正待向下望。猛不防颼的一聲。白光一閃。一刀由腦後砍來。糜啓世大吃一驚。急將身軀向斜刺裏一側。躲過了刀。一面伸手在背上拔下單刀。托地跳過去和來人交手。定睛看時。却是那白天到門首來喚少年入內。又和道士鬥口的那個大漢。此時紮束得像戲台上扮演的四杰村中余千模樣。祇不過雙斧易了單刀罷咧。一面惡狠狠的與糜啓世廝併。一面喝罵道。好鼠輩。敢來太歲

頭上動土。你們那個賊道人。這會兒也來了沒有。咱們可等候久了。糜啓世聞言。纔知他誤會自己是和道士同黨。故此和我拚命。我何妨借此先顯顯我的手段。然後再和他說明自己與道人不是同伴。豈不是好。糜啓世邊想邊將刀法變換。詐作戰敗。回身向斜刺裏逃走。那漢子如何肯捨。在後緊追。糜啓世躡高縱低。飛也似向前敗走。看看已來到城頭上。離那像生店的街道。已是遠了。糜啓世回頭一看。見那漢是獨自一人追來。並無幫手。遂將身體在城頭上立定。在背上取下彈弓來。向着來人綑的一聲。拉着弓絃作勢。那漢只道他使暗器。忙將身體一閃。却不見些兒影响。知道是空的。遂又大胆趕來。糜啓世這時已在百寶囊內取出五粒精圓的鐵彈丸。拉弓作勢。對來人大聲道。朋友。且慢動手。我有話說。那漢用刀獲着。防他發彈子。一面立足問道。鼠輩有何話說。憑

你使什麼暗器。咱也不怕。糜啓世道朋友。且別罵人。我是由此路過訪友之人。並非與你家有何嫌隙。因你方纔說我是甚麼道人的同黨。所以我纔詐敗。讓個面子給你。借此好全你我兩下的交情。如今你既追我到此。請通個名來。我們以後見着。也好稱呼。那漢狂笑道。鼠輩休得多辯。你道俺不認識你嗎。你白天穿着鏢師的衣服。在咱們門口立了許久。東張西望。還說不是那賊道的同黨嗎。你也不用裝呆。既做道人的同黨。又穿鏢師的行頭。在外邊走道兒的人。難道規矩也不懂嗎。俺主僕的名字。你還會不知道嗎。糜啓世見說。不禁自叫一聲慚愧。惶恐自己闖蕩江湖。連個入國問俗的意思也不曾行使。向例自己每到一處。總得先訪問本地的豪傑是誰。後去拜謁結交。總只爲今天在橋上碰着道人。卽投客棧。遂將此事忘却。邊想邊說朋友。你且慢怪着我。我委實係

路經此地。只因白天見道人和你說早晚和你的主人見。遂打動了我的好奇心。要想來看回熱鬧。却不料遇着你。究竟道士和你們主人。有何底氣。你主僕二位的尊姓大名。我可實是一概不知。便是那個道人。我也不知他是誰呀。那漢笑罵道。小輩。誰和你是朋友。分明你和那賊道是同伴。他下去辦事。你給他巡風。你還狡展做甚麼。說着。一手在身邊取出枝鏢來。喝聲照打。將手一放。那枝鏢便向糜啓世的哽嚨咽喉打來。糜啓世急將身體一偏。讓了過去。順手將彈弓一打。那枝鏢已被打落在城垣上面。口中說朋友。你怎麼竟毫不懂交情。我對你說實話。你却要死命的和我相爭。我如同敬你一下。怕你受不了。如今我不和你一般見識。咱們算和了罷。那漢聞言。只道糜啓世小看了他。奚落他無能。不由怒紅了面皮。也不開口。將脚一蹶。一個箭步。已縱到糜啓世的面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三回 訪土豪道人初施計 會惡霸鏢客再顯技

話說糜啓世在悅賓旅館房內聽說是中街上隗家紙紮店後面羊公館走水。心中不由一動。暗忖莫非是那道人弄的玄虛。但是自己於無形中已給那道人幫了忙兒了。這真是無巧不成話啊。越想越對。正在尋思。那小二又走過來對衆人道。各位客人請安息罷。這會兒火勢已熄下去了。衆人抬頭望時。果然天空中紅光已是大滅。那外面街坊上的人聲也不似方纔的喧嘩烏亂了。大家便都安了心。關窗安睡。糜啓世也隨着大衆縮身關窗。脫衣上床。睡將下來。因爲時候不早。便閉目呼吸。使用着催眠的方法。一會兒卽已栩栩遽遽。往黑酣鄉內遊覽意園。訪莊周先生。講南華經去了。及至一覺醒來。已是紅日高升。糜啓世披衣趿鞋。下牀推窗。開了房門。早有個值早班的小二跑過來笑嘻嘻



的請了個早安。便走進房內。拿了面盆茶壺漱盂。出外沖了茶水來。放在桌上。口中說請爺擦臉。隨走到牀邊。哈腰伸手。向床下一提那夜壺。見是空的。便放下了。抬身便整理被臥。鋪疊齊整。卽問爺用甚麼早點。糜啓世腹內正打稿兒。思量到此。還未往茶坊酒館走動。便是同行也未曾去訪。見問便回說不消。我到外面去吃吧。小二特別恭維。笑謎謎的討好兒道。咱們這中街上有家長春館。乃是最有名的吃食店。專做各式精緻點心。爺如到外面去吃。長春館不可不去試試。糜啓世道。原來恁地。我正想問你呢。說着話洗漱已畢。整了整衣冠。仍舊鏢師打扮。走出房外。吩咐小二關鎖了房門。一逕走出悅賓旅館。向街道上便走。思量夜間失火。是中街地方。那長春館既在中街。當然也在那裏。便緩步向前走去。行行又行行。正由那紙紮店門口經過。街道上水汪汪的。仍舊濕

透淋漓。糜啓世向內賤了一眼。只見櫃內昨日所陳列的些像生人物明器等件。均已破碎不堪。便是那櫃台也傾欹在一邊。門口立着個家丁模樣的漢子。在那裏張望。手中還拿着柄掃帚。那光景是預備打掃門口街道。糜啓世走了過去。自信所料不差。果然是這裏走水。邊想邊抬頭一望。見前面高懸着一面市招大字旗。寫的是長春館京蘇大菜。滿漢筵席。知道卽在面前。便三腳兩步。逕走到長春館內。登登登走上樓去。四面一望。見座頭頗多。吃客却也少。便揀了副臨窗的座位。坐將下來。過賣過來問爺用甚麼點心。糜啓世心想小二說這裏精製各式點心。我何不要幾式點心嘗嘗。便問道。你們這裏有些甚麼呢。過賣一口氣報了出來道。小包子。燒賣。餃子。鍋烙。各式大麵。各式素點。爺合意用甚麼。請點罷。糜啓世道。你給我。要十件燒賣。十件小包子。再來一個炸醬。

麵多攔點兒辣。過賣道：爺可用酒麼？糜啓世道：好。來半斤陳紹。帶一個拌鷄絲來罷。過賣答應着，喊了下去。一轉身，先將杯筷陳酒和拌鷄絲取來，攔在糜啓世的面前。糜啓世篩了杯酒，嗅了嗅香氣，頗佳。呷口一嘗，頗爲醇厚。不禁暗贊道：好酒。用筷挾了些鷄絲來過酒。邊吃邊向四面閑望。一則挨延晨光，再則想順便哨探哨探。昨日火警的事，正在閑眺。猛可裏只聽得樓梯登登登一陣响。上來了兩個人，乃是一文一武。文的商家打扮，武的武生模樣。文前武後，上來望了望，不偏不斜。恰巧揀了糜啓世對面桌上坐下。四只眼睛，不約而同一齊向糜啓世身上射來。糜啓世是做鏢師，在外走道的人，青紅兩幫，黑白兩道，九流三教，什麼樣的人都見過。豈有這兩人看不出來之理？他一見二人雙目都炯炯有光，已知是精於技擊之人。再看那文的雄糾糾的樣兒，正是個精壯。

大漢表面上雖係買賣人打扮。實地裏分明是個漏網的大盜。那武生衣冠華好。氣宇軒昂。頗像個公子哥兒。再一凝神。啊呀。這不就是昨日立在像生店門口的那位少年嗎。糜啓世看在眼內。心中不由一呆。暗說來得正好。且得個機會。向他開科。正在尋思。只聽樓梯又响。上來了一個大漢。那人上來四面望了一眼。忽然又翻身下去。一轉身樓梯登登登一陣响。連接着來了三人。爲首的。道家打扮。正是昨日化緣的那個道士。第二個便是剛纔先上來的大漢。第三個却是個文生秀士模樣。却一齊坐到糜啓世斜對面的座位上。這時三張桌子。正成了個三角式。糜啓世見着。心中陡然省悟。料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雙方分明似約定在此聚會的一般。人數雖少。可也有些像南邊流氓吃講茶的局格。我平空無端的攬在一起。正如跳上泥水。再也洗不清楚。停會兒這齣

全武行代打出手的好戲。定然是穀熱鬧的呢。左不過自己無因加入。有些犯不着罷了。邊想邊向兩邊桌上看。只見一邊一個堂倌。在那裏向雙方問長問短。安着杯筷薑碟。回身在那樓梯邊向下嚷喊着酒菜點心的名色。那招呼少年二人的過賣。特別恭維。一邊口中少爺公子的稱呼。一邊絞着手巾泡着小壺茶送上。正在此時。樓梯登登登又响上來一個頭陀。姿容英武。氣概雄壯。頭上一頭亂髮。用一道銅箍束着。身上穿着身半新不舊的僧衣。足登一雙麻鞋。走上扶梯口。向四面望了望。因見無有空座頭。便搭訕着到糜啓世的桌上來坐下了。堂倌見着。轉身跑來招呼。這時正是上早市的當兒。長春館樓上二十來副座頭。均已坐滿了吃客。儘有些後至之人。因無有空位。回身走了的。真是座上客常滿。名不虛傳。糜啓世見頭陀一屁股坐在自己桌子的橫頭上。略一

注視。只見他雙睛炯炯有光。那樣子也不是個善類。不由一驚。暗忖這是什麼頑兒。怎麼今日有這許多人。冤家路窄。到此聚會。一轉念。看來此人定係與雙方任何一方面有關係的人。他別的座頭不去拚坐。却來自己的桌上同桌。定然也有些用意。反正自己已是事到其間。要想擺脫也擺脫不了。他既與自己同桌。何妨就近水樓台先得月。先和他攀談攀談呢。邊想邊瞧他與過賣講話。要酒要菜。一般也要了兩色點心。過賣應着。回身喊了下去。那頭陀却自管自的安閑坐着。並不向糜啓世看。糜啓世見他不和自己兜搭。便自言自語道。好酒啊好酒。說着擎杯喝了一口。放下酒杯。用筷子夾菜。邊吃邊說。這館子酒菜真不錯。怪不得要賣滿座呢。那頭陀見他自言自語。便斜睨着眼睛。向着他看。了一看。糜啓世乘機向着頭陀點頭道。師父敢情也是來打尖。那頭陀也有意。

無意的點點頭。回說正是呢。糜啓世接着問道。請問師父上下住錫在何處名山寶剎。頭陀回說貧僧法號志靜。在嵩山少林寺出家。現在本地靈鷲寺掛單。尙未請教達官尊姓貴諱。糜啓世見他回問。心喜尙有幾分接近的意思。便捏造一個姓氏回道。小可名喚麻公達。向在長沙坡子街雷家標行內做伙計。此番因有事往鄭州。路過此地。聞說此地點心酒菜。均皆佳妙。所以特來此處嘗試。師父敢情也是聞名到此。頭陀點點頭。二人說話時。那邊桌上少年和大漢。不住的向這邊看。糜啓世借此開科。問頭陀道。師父敢情與那位有些面善麼。他正向師父望着呢。頭陀側轉頭來。向那桌上看了看。回說正是。他原和貧僧在何處見通。可惜就是不曾通過名姓。糜啓世緊接一句道。師父這時何不向他問問呢。下次見着。豈不也好招呼。頭陀搖頭道。出家人與俗家接近的

機會少。也用不着多親近。況且他是位公子哥兒的模樣。執袴習氣未脫。貧僧和他無招呼之必要呢。糜啓世道。師父。既住錫在此。小可向師父打聽一件事。未知師父可能知道麼。頭陀道。達官要問何事。糜啓世道。小可初次到此。卽遇着那面桌上的一位化緣道人。這道人似乎和小可認識的一般。他一見了小可。便注意的瞧我。不知師父可認識那道人麼。頭陀突道。達官此言。問得詫異之極。釋道不同教。我怎會認識他呢。糜啓世道。碰了一鼻子灰。自思這話原是問錯。便說師父。靈鷲寺離此有多少路呢。頭陀道。很近很近。就在這街頭箭道後面。糜啓世道。如此說來。昨夜走水。想必受驚了。頭陀道。正是呢。糜啓世道。聽脫昨日走水的人家。乃是本地有名的大戶羊公館後宅。不知是不是呢。頭陀笑道。就是你剛問的那個少年家內。你打聽這件事做甚麼呢。說着話。堂倌已將



糜啓世要的點心和頭陀要的酒菜送了上來。糜啓世向那兩桌上看時。也由堂倌絡繹送上酒菜點心。當卽一面讓頭陀用酒菜早點。一面回說師父有所不知。小可聞人傳言。羊公館昨夜之火。有些蹊蹺。所以要打聽打聽。那也無非是添長些見聞罷了。並沒甚麼意思。頭陀道。原來恁地。我聞得一二。據說這火是仇家放的。也不知確不確……二人正在邊吃邊談。那邊桌上的化緣道人。已走將過來。對那少年打了個稽首道。羊大爺昨夜受驚了。少年紅着臉起身還禮。說道長請坐。怎能知道。憑下舍間走水。道人笑道。貧道方纔到府拜訪。見那般水濕情形。問其原委。纔知其故。道人話猶未完。那和少年同坐在一桌的大漢。已是揚眉怒目。直立起來。冲着那道人道。你這牛鼻子道人。賣弄什麼機巧。竟敢將人作僂麼。你自己做的事。還要打聽纔明白嗎。當面取笑人。留心

人到何處不相逢罷。道人微笑道。請坐着用點心。貧道問了句無心話。不料反惹你多心。這真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了。少年接口道。道長說到舍下去過。不知鶴駕爲何下顧。尙請明白見教。道人笑道。論理。貧道是方外之人。不該多管閑事。但因此事關係太大。貧道不容不問。所以纔不辭跋涉。冒昧晉謁尊府。少年聞言。面色陡異。漲得如紫猪肝一般。強作鎮定。假意含笑。說道長下顧。有失迎迓。但不知有何見教。尙乞明示。道人還未開口。那大漢已驕言道。有什麼大事。左不過募緣罷了。問他則甚。道人微笑道。照啊。貧道正爲的化緣。可是這個緣。乃是件大功德。不是尋常的小緣。少年接口道。道長來意。愚下已有幾分明白。想是爲的這件事麼。說着將右手伸了三個指頭。打了個手式。道人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尊駕真是位達者。果然明人不消細說。貧道不遠千里而

來。正是爲着此事。少年也笑道。愚下雖非顧曲周郎。却也頗能聞絃歌而知雅意。不是愚下大胆。冲着道長的面。說句冒昧的話。別的事還可以商量。這件事却不能從命。道長還是省一句罷。那大漢也接口道。咱們本來僧道無緣。你這老道。快請回本位。休得饒舌。道人冷笑道。好個僧道無緣。貧道也是久仰。但有一層。廣結善緣。圓滿功德。實係最大的善果。二位本來樂善爲懷。諒來不致推却。須知貧道既已聞所聞而來。自應見所見而去。那有入寶山而空手回去之理。還請二位隨緣樂助的好。大漢抗聲道。你這牛鼻子道人。誰曾和你有半面相識。須知咱倆是半文無捨的呢。道人笑道。二位還是寫了貧道的這筆緣罷。免得後來有許多不便。少年和大漢齊聲道。任憑你便什麼伎倆。咱們絕不能寫緣。須知咱們也不是什麼省油燈。諒無什麼不便。道人笑道。二位不必固執。

停會貧道再到尊府相候。道人說猶未畢。那傍與道人同桌的大漢。却已拍案而起。走將來扯了道人。逕回本位。口中說放着熱氣騰騰的點心不吃。却去和他扯什麼淡。這會兒他不肯。停會兒咱們難道便不好到他家中去嗎。糜啓世見雙方言詞閃鑠。針鋒相對。不知所爲何事。思忖頭陀所說。火是仇家放的。這樣看來。真頗有些撲朔迷離了。便想趁此機會。起身向着兩面桌上抱拳。問明究竟。剛要起身。一眼見頭陀目不轉瞬的望着自己出神。不由心中一愣。不知不覺的竟將要向雙方問話的意念打斷。問頭陀道。師父。您淨瞧着愚下做甚麼呢。頭陀微笑道。沒甚麼。左不過看着你有些好頑。人家的閑是閑。非要你多管他怎的。糜啓世聞言。暗訝好怪。怎麼我肚內的事。他會明白了呢。遂說師父。你老既然知道。莫非雙方皆非好相與。此事是多問不得的麼。頭陀正容道。有

甚麼問不得。不過據我所知。那姓羊的在江湖上。頗有手勢。你是位達官。是靠  
着走道兒吃飯的。萬一你一問。他不買你的賬。不給你的面子。那可怎麼辦。假  
使因此結了怨。以後達官走道兒。可就多許多事了。出門人總以省事爲佳。所  
以貧僧說別多管。倘然達官是個真有心胸肝胆的大英雄。不怕事的真豪傑。  
自信有實在本領的男兒漢。便去問問。又有何妨。糜啓世聽他話中有刺。半似  
勸自己不要多事。半似笑自己無能。想着自己出門的目的。和昨夜之事。已是  
事到其間。自己在兩湖。要足了面子。豈可到此便不敢多問一句話。給這頭陀  
瞧不起。糜啓世心中一想。登時鼓着勇氣。起身離座。先向那少年的座上。來。冲  
着那少年和大漢。抱拳帶笑。說聲二位請了。少年忙起身拱手招呼。問尊駕有  
何見教。那大漢却也抬身問道。足下台銜如何稱呼。你我素昧平生。不知有何

事下問。請坐下來談罷。糜啓世連稱不敢。還不曾請教二位爺的貴姓尊諱。二人齊聲道。先請教罷。糜啓世隨意捏造了個姓名。說小可名喚宛炳章。轉請教二位貴姓大名。二人道。原來却是宛爺。久仰久仰。小可姓羊。賤字鏡清。這位乃是敝友段知遠。說着將手向那大漢一指。糜啓世忙又向二人拱手。隨說在下冒昧奉瀆。無有別事。只因在下初次出外走道。禮應拜訪所過各地的賢豪。方纔在下見二位和對面那位道長講話的神氣。知道二位乃是本地的豪傑。豈可失之交臂。故此過來相候。段知遠聞言。向他睜了一眼。羊鏡清却已開言道。原來爲此。尊駕昨日不是也曾駕臨敝舍嗎。那時倒是小可失敬了。尊駕謬許小可。倆爲本地豪傑。那是過獎了。其實小可倆毫無一點名氣。像宛爺這樣走南到北。見多識廣。天下賢豪。也不知見了多少。像小可倆別說不及格。便是得能

濫竽其中。也不過是滄海之一粟罷了。照此說來。足下請將座位移過來。咱們大家同桌而食。也好暢談暢談。段知遠接口道。宛爺乃是達官。承蒙不棄。下顧小可。倆非常榮幸。可是昨日宛爺駕臨。有失迎迓。而且又多有冒犯。宛爺是明人。諒來不知不罪。今日宛爺既在此。惠然賜談。小可倆禮應略盡地主之誼。糜啓世見二人都說昨日失迎的話。認定話中有刺。遂說二位不罪在下的冒昧。已是感激得很了。在下斗胆也不敢怪人。何況二位是當地賢豪。和在下原是風馬牛呢。講到昨日的話。二位的意思。在下已有幾分明瞭。可真是誤會了。這地方人多。不是講話之所。停會再到府領教罷。二位請用。在下少陪。說罷回轉本位。那志靜頭陀。正獨自吃着。見他回來。不由低聲笑道。達官你老畢竟貴姓。麻還是姓宛呀。常言大丈夫坐不更姓。行不改名。怎麼你老一轉眼之間。便由

麻公達變做了宛炳章啊。貧僧倒真有些不解呢。糜啓世被他一提。陡然省悟。暗笑自己露了馬脚。忙掩飾道。師父有所不知。小可本名原是麻公達。因兼祧着外家。外家姓宛。故此又名宛炳章。並非小可擅改名姓啊。說着心中忖度。這頭陀看是無意。却也是個有心人呢。邊想邊吃。一會兒酒乾菜盡。點心已是吃完。一碗炸醬麵。只吃得一半。已是腹中飽滿。遂剩下來不吃。向着堂倌招招手。兒堂倌知道就裏。去絞了手巾。帶着漱口水。送將前來。糜啓世漱口擦面。同時那頭陀也吃完了。也在那裏擦臉。糜啓世擦面後。坐着呷茶。堂倌拿了幾根牙簽。送到他面前。一面收拾桌上的酒壺碗碟盃筷。在肩頭上拿下抹布來。楷抹桌子。只見那頭陀擦臉之後。立起身來。對糜啓世說聲再見。卽向樓下去了。也不曾見他惠鈔。糜啓世再看那兩面桌上時。道人和少年等。均已擦臉漱口。先



後下樓走了。糜啓世隨也起身。問堂倌該多少錢。堂倌說請下面櫃上惠罷。糜啓世起身下樓。剛走到扶梯半腰。忽聽那堂倌在梯口嚷道。噲。十二座到櫃。下面櫃上接着應了一聲。糜啓世走下扶梯。到了櫃前。掌櫃的向糜啓世望了一眼。說達官。您老的賬。已有人給惠過了。糜啓世聞言稱奇。便問是誰給惠的。掌櫃的道。是一位道士。他來時便給達官惠賬。然後纔上樓去的。糜啓世暗說奇怪。怎麼他會知道我已先在樓上呢。邊想邊問那道士。可是一行三人。糜掌櫃的點頭道。正是三位。難道您老不認識嗎。糜啓世道。我和他們是萍水相逢。那會認得。無端怎好要他惠賬。這真叫做受之有媿了。說罷別了掌櫃的。回身走出長春館大門。一逕回轉悅賓旅館。小二開了房門。糜啓世進去。將周身上下衣服。換得整齊。改做文士打扮。一切應用的兵器。完全不帶。仍命小二鎖了

房門走出悅賓旅館。由原路往羊公館來。到得門前。却見地下的水濕已乾。像生舖內凌亂的物件。已收拾得整潔。店內立着個大漢。正是昨夜與自己交手之人。在那裏叉着腰。擺着花瓶架子。面向着街心賣獸。糜啓世走進去。向着大漢拱手道。請了。大漢並不回禮。沒好氣的回問你來做甚麼。糜啓世道。小可到此拜訪羊鏡清大爺的。請問可在裏面麼。大漢道。原來如此。來得正好。正在裏面等着呢。請進去罷。糜啓世見他丁字脚立着動也不動。心忖這廝可惡。既不回禮。又不入內去通知。竟叫我進去。遂說小可初到。不知路徑。相煩大爺引進。引進。大漢笑道。你何必客氣。昨日那樣路熟。今日怎反說要引進呢。俺還有別的事。恕不奉陪。糜啓世碰着一鼻子灰。祇得說聲遵教。移步向內便走。心中提防着那大漢使促狹。果然不出所料。剛走到大漢面前。那大漢忽然將身體一

欵側。使着肱膊肘灣兒。向糜啓世打來。糜啓世知道他這個家數。定是悶出的硬功。只有閃讓。沒有破解。說時遲。那時快。糜啓世急將身體一偏。讓了過去。那大漢臂膊既未打着。隨使一個進身。將左足一伸。身子一矮。左足就地一圈。使出掃膛腿。向糜啓世踢來。糜啓世偏身讓臂膊。卽已防到他這一着。所以不慌不忙。雙脚一蹤。早已跳過。向內便走。大漢見他進去。立起身跟着向內便走。在糜啓世背後。將叉在腰間的雙手縮回。使了個黑虎偷心。掄着右手碗大的拳頭。對着糜啓世背心就打。口中喝聲着。糜啓世見來得凶。趕着將身體一偏。讓過拳頭。卽使個順手牽羊勢。將大漢的手向前一帶。一鬆手。那大漢向前一栽。糜啓世卽跟着一進步。伸手將大漢的衣領拉住。大漢本來要跌。被這一拉。却穩住了。不禁羞得面紅過耳。說好。你欺人竟敢欺上門來。咱們停會兒再見。你

請進去罷。糜啓世嘻皮笑臉。拱手哈腰。連說承讓承讓。冒犯冒犯。請勿見怪。小可斗胆也不敢欺人。說罷向內便走。那大漢仍舊向店堂外面去立着。糜啓世走進甬道。來到裏面大門。門口却堵着張大八仙桌子。桌上擺着薦酒菜。除去筷子。各件俱全。糜啓世要想走進去。被這張桌子堵着。走不了。要從傍邊側身走進。明知這張桌子擺着的意思。是要看自己如何走法。如是從傍側身而進。未免太顯得自己沒有能耐。跳過去罷。也太笨了。總是失却本意。好。我既到此。不能示弱。想定主意。將衣袖一捲。走去蹲下身來。一手擎着一只桌腿。運用全身氣力。端將起來。四平八穩。毫無一點高低。更無斜欹之狀。邁步向內就走。口中說道。是誰將這桌酒餐。攔在這裏。堵得人家路也不好走。待我給他移開了。免得別人進出不便。說着走着。偏身伸脚勾開屏門。向內走進。穿堂前到天井。

內。向傍邊蹲身放下。桌上的盃盤碗碟。仍舊一般擺着。絲毫也不曾走動。糜啓世立起身來。面色無異。氣息不喘。向客廳上就走。早聽得簷下一聲喝彩。正是那在長春館見着的大漢。說候駕多時。畢竟宛爺是信實之人。請裏面坐。糜啓世讓道。段爺先請。段知遠道。不用客氣。咱倆携手同行罷。說罷伸手過來。糜啓世到此地位。不容不伸手。畢竟二人手勁強弱如何。請待下回再寫。

第四回 試技藝杯酒聯歡 化惡緣拳足爭鋒

話說糜啓世見段知遠伸手過來。不得不伸手過去。將全身氣力都運到手上。和段知遠的右手攜着。並肩步上台階。向左內就走。糜啓世是在外闖道兒的人。知道強龍不壓地頭蛇。所以左手上力已運到。却並不使出。專等對方如何。存心萬一對方不使勁。自己却先用力。豈非自己多事。故此忍着。剛走得兩三

步。便覺得段知遠將手勁緊了許多。左手已麻辣辣的生疼。知道來者不善。遂將氣力使出。所幸兩下勢均力敵。半斤巧遇八兩。並爲無一點高低。兩人心中都暗自佩服。到得廳堂之內。段知遠將手鬆了。讓宛爺上坐。糜啓世略一謙遜。便在上首太師椅子上坐下。早有個家丁獻上茶末。糜啓世將那家丁一看。只見他生得濃眉大眼。相貌非常猙獰可怕。知道也非善輩。却見那段知遠吩咐他進去。請公子出來。說有位宛爺來訪。家丁應聲喳。走向面後去了。一會兒屏風後面脚步响。羊鏡清已由屏風後轉將出來。冲着糜啓世奉揖道。小可在後面更衣。不知宛爺駕到。未曾遠迎。望乞恕罪。糜啓世一面起身答禮。一面留心他穿的衣服。果然已是換了一套行頭。邊看邊說。小可冒昧奉拜。承蒙接見。已是榮幸。遠迎二字。那何敢當。羊鏡清舉手讓道。宛爺請坐。說着自去。段知遠的

下首椅上坐了。糜啓世坐下身來。羊鏡清已自開口道。宛爺枉顧寒舍。不知因何得知賤名。尚乞明教。糜啓世道。小可江湖托跡。吃了這碗鏢行的飯。天南海北。凡是有買賣。都得去走一遭。先前小可走的是兩湖等處的鏢。自媿如井底之蛙。所見不廣。故此獨自一人。往北幾省來走。想借此機會。先認識沿途所有的豪傑。將來有事北上。經過各地。也可少去臨睇抱佛腳的一種麻煩。常言道得好。大朋友要小朋友捧。小朋友要大朋友拉。這便是小可出門走道的初意。也就是小可冒昧到府奉拜的一點兒遠因了。講到二位的大名。小可一向僻居在南方。不曾走過北道。二位又從未光臨過南省。兩下正如風馬牛。小可年幼後輩。孤陋寡聞。二位的尊諱。原本實係不知的。只因昨日偶從尊府門前經過。看見一位化緣道人。在此募化。和剛纔在門口的那位壯士。言詞頗露鋒鏃。

一個說恭候。一個說再見。小可聽在耳內。一時好奇心起。知道夜間尊府定有一番事故。故此於半夜來窺探尊府。也就從此得知二位是本地最超羣出衆的英雄。遂生了企慕之心。拜謁之意。這便是小可今日來拜訪的近因了。那知昨夜來到尊府屋上。腳尙未曾站穩。卽已發生誤會。當卽由此刻立在門口的。那位壯士。不容分說。颼颼颼。劈面就是幾刀。嚇得小可急急跳出圈外。跑了回去。以免回了手。無端的兩下傷了感情。誰知那位壯士。在後苦苦相迫。直追到城頭上。還不肯罷休。小可和他申述再三。他老說小可是和道人一路的。小可吃他逼得無可躲閃。沒奈何方纔回手。承他的情。給小可些微面子。讓了小可。小可方得脫身。回轉客店。剛要上床。猛聽得外面警鑼聲響。問小二時。纔知尊府走水。幸未成災。只受了些虛驚。故此小可今日一早。便欲到府趨拜。一來謝



昨日冒昧之罪。二來解釋誤會。三來致慰問之意……話猶未完。段知遠已冷笑。罵言道。真人面前。不必說假話。有道是黃熟梅子。不用賣青。宛爺。你這番說詞。只好欺騙那三歲的孩童。要想在愚下等面前假撇清。那是休想了。愚下早已知道。昨夜道人和足下用的是聲東擊西之計。你在上面給他巡風。他在下面行事。不料被這裏防着。你見難以得到便宜。回身就走。這乃是調虎離山的意思。偏巧那位羊府的余千。追了下去。道人見屋上失敗。怕足下有甚失錯。於是他用圍魏救趙之計。在這裏放火。好使那趕足下的人。回來救火。足下便可脫身。這是昨夜的事。已可顯而易見。何況方纔在長春館樓上吃喝之時。你們在樓上雖不曾招呼。樓下的賬。却是一齊算的。足下既和道人不是一路的。他爲何又給足下惠賬呢。這不是個老大的證見麼。糜啓世被他這一反詰。暗說

一聲活該。這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便說段爺此言雖然有理。可是天下的事。往往無巧不成話。這時小可就說得怎樣怎樣。料來二位也不信。將來定有事實。可以證明小可是毫不相關的。羊鏡清笑道。宛爺說得是。將來總有水落石出的。段兒也不必尋根問底。說句實話。便是宛爺這時承認是和道人一起的。難道段兒與小弟。還能攀着門框兒發狠。坐在家裏欺人不成。我們且將閒言拋開。擺席要緊。說着起身出廳。走到天井內。自語道。這班蠢貨。酒席不擺在廳上。却擺在這裏。難道請人家吃露天酒席不成。說着四面看了看。又自語道。人到那裏去了。怎麼一個也不在此伺候。這些狗頭。知道主人請客。故意的偷懶。躲在一邊。停會兒俺定要將他們重重的責罰。教訓一頓。免得他們下次再這樣放肆。慢客事小。得罪朋友事大。這會兒我且不去叫他們自己。

動手罷。說罷蹲身下去。左手向腰間一叉。伸直了右手過去。緊握着一只桌腿。緩緩的立起身來。將那桌酒席。四平八穩的拿着。轉身一步一步走上台階。來到簷下。走進堂前。到得當中。慢慢的蹲身下去。將桌子放將下來。縮手起身。糜啓世先前見他一只手拿桌子。卽已暗說此人手勁比自己大。見他走上台階。進到堂前。放下桌子。那桌上的物件。也和自己方纔一般。絲毫不曾移動。再看羊鏡清時。一般也是面不改色。氣亦不喘。不由得喝了一聲彩。說羊爺好手勁。真是名不虛傳。羊鏡清笑道。宛爺過獎了。小可那有什麼手勁。要是段兄。拿這張桌子時。那纔真超羣絕俗。出色驚人呢。糜啓世聽他誇獎段知遠。心中疑惑。他言過其實。思忖方纔我和他携手而入。他雖然手勁不錯。但也不過和我是半斤八兩。並未見得卽比我強。如今我贊他好。他却誇段知遠好。心中一懷疑。

禁不住冲口而出道。羊爺既說段爺出色驚人。小可不知忌諱。意欲請段爺當面一試。也可使小可長些見識。不知段爺亦肯施展施展麼。段知遠聽着應聲而起。連稱豈敢豈敢。小可那有甚麼手勁。羊兄謬贊。宛爺却誤信爲真。既蒙宛爺催促。小可不得不當面獻醜。說着伸張兩手。走到八仙桌面前。兩手各用大食二指。將那桌緣緊緊捏住。喝聲起。端端正正將那一桌酒席。四平八穩的端了起來。兩臂平伸着。向前走了幾步。轉身又向外走了幾步。仍到原處輕輕放下。一般也面不變色。口不喘氣。那桌上的碗碟。絲毫不動。糜啓世看在眼中。不由呆了。暗說虧得我進來不曾轟鹵。假使和那門口的大漢。交手起來。他們二人一擁而上。自己豈不立刻栽個大筋斗回去麼。邊想邊不住口的喝采。說段爺真好手勁。小可十二分的佩服。羊鏡清道。段兄的能耐。這還不過是小試其

技停會兒。宛爺還有好戲看呢。段知遠連聲謙遜。羊鏡清這時忽然捏着嘴唇。打了個唿哨。喝聲來呀。便見方纔獻茶的那個漢子。由後面轉出來。聲喏站着。羊鏡清道。酒席已齊。你快將坐位擺好。那漢子應聲喳。便去移過三張椅子。在桌子迎面朝外。和左右兩面。各設了一張。安設畢後。退在一邊。一轉身。卽已悄悄退入屏後去了。羊鏡清舉手讓道。宛爺請上坐。糜啓世略一謙遜。卽便坐了。首座。段羊二人兩面對坐相陪。羊鏡清伸手執壺。起身給糜段二人篩酒。自己也滿滿篩上。坐下身來。說聲宛爺請用酒。說着將酒杯擎起。糜啓世擎杯在手。心中遲疑。暗想。常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杯酒知道他裏邊有無什麼玄虛在內。這可不得不稍微留意。邊想邊將那酒杯兒。靠在唇邊。作勢。故意緩緩的等待着。兩眼瞧着羊段。看二人飲也不飲。羊鏡清早已料到他

的心意。微笑道。宛爺莫非懷疑麼。隨又轉口道。唉。這是小可錯會意了。無端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宛爺休要見怪。小可知道宛爺腹中。定是抱着個主不請。客不飲的主見。來來來。咱們先乾上一杯。說着將手中酒一飲而乾。向着糜啓世道。宛爺照杯。段知遠也將酒乾了。兩人同時擎着空杯。向着糜啓世。糜啓世被羊鏡清幾句話。說得不由面紅耳熱。只得將酒乾了。搭訕笑道。羊爺說那裏話來。小可量窄。所以要略留餘地。既蒙不棄。自當奉陪。說着也照了杯。羊鏡清復又轉身執壺篩酒。篩酒畢後。坐下身來。向桌上望了一望。故意詫怪道。咦。這班蠢奴才。好混蛋。怎麼這般糊塗。既已將酒菜杯碟。擺得齊整。怎麼筷子却不安設。這班狗頭。停會非一個個的收拾他們不可。邊說邊嚷了聲來。啊。連喚了兩遍。却無人應。羊鏡清佯作怒容。霍地立起身來。轉口對糜啓世道。宛爺

莫見怪。小价們太不知事。說着又轉口道。哦。但這也是常事。諒來這是他們故弄狡詭。說罷掀起衣裳。颼一聲在衣底下掣出把雪亮的解腕尖刀來。笑着對糜啓世道。宛爺。權且用小刀替代筷子罷。糜啓世在進來時節。卽已看見桌上無有筷子。早料到他們有這一着。所以此時並不詫異。回說鏢師拜客。用攘子試膽。這本是常事。羊爺既不會預備筷子。便使刀子。又有何妨。羊鏡清笑了笑。伸手使刀尖在肉碗內一戳。挑着一塊肉。向糜啓世口中便送。口稱宛爺請用。說時遲。那時疾。羊鏡清的刀到時。糜啓世早已張口接住。用牙齒咬着刀尖兒。使舌尖將肉撥落在嘴內。張口向後一讓。已將刀子吐出。緩緩的將一塊肉。咀嚼着吃了下去。羊鏡清等他吃完肉。又將魚雞等菜餚。照例遜樣的奉上來。接二連三。逐件奉完。糜啓世都不曾損傷分毫。羊鏡清不由哈哈大笑。連稱宛爺

的技藝。不媿是位能手。糜啓世一面謙遜。一面思量去接過尖刀。回敬羊段二人。還未啓口。猛可裏見那方纔在門口和自己比試的大漢。哭喪着臉。揚着拳頭。由外面進來。立在席前。高擎着拳頭。並不放下。對羊鏡清道。公子。那個化緣的道人。同着兩個俗家。已是來了。俺不會和他怎樣合嘴。他竟開口罵俺狗奴才。俺一時怒起。握拳要打他。吃他用手一隔。將俺的拳頭。已點了穴道。高高的舉着。不能動彈。求公子和段爺。給俺作主罷。羊鏡清見了。怒道。好個牛鼻子道人。竟敢到俺門上來欺負人。說着立起身。伸手在大漢穴道上一點。大漢的血絡一活。登時將手垂下。羊鏡清對段糜二人道。二位請坐。待小可去會了那個惡道。說罷。三脚兩步。走出客廳。往前面去了。段知遠對大漢道。你快去預備着。大漢應聲。是。轉往屏後去了。糜啓世聞見在耳目內。知道好戲就此開場。暗忖。



這可難了我咧。如果袖手旁觀。將來被道中人說起來。定說我不夠朋友。難道連個排解也不知道。如是上前排解。這件事明知難以調和。反去開口罵言。豈不落一個不智的名號。糜啓世正在思忖。却見羊鏡清讓着一道二俗進來。正是剛纔在長春館見着的那個大漢。和一個雄糾糾的文相公。另一個便是化緣道人。到得廳上。段知遠首先立起。糜啓世也跟着立起身來。同時揚手開口讓坐。糜啓世心中爲難。剛纔他給我會鈔。還是謝他好呢。還是不謝他。罷罷罷。只得抱拳向道人道。道長。你我萍水相交。尙末請教過法號。却不道道長方纔在長春館。卽寵予先施。給愚下會鈔。小可承蒙飽德。慚愧得很。當面謝過。並請問道長的法號。現在道長在何處寶觀修真。道人笑道。彼此自己人。何須這般客氣。況且出家人的所有。原是十方施主供給的。分什麼彼此。貧道的法名來。

由。你這會兒不消問。稍停自能明白。糜啓世見他說彼此自己人。心中暗說這道人真會說話。竟這麼輕輕一句。將我認做他們的同伙。我正在這裏洗不乾淨身子。又被他這一口咬定。豈不應了句話。叫做欲辯無從。糜正待再說兩句。好分清理白。那傍羊鏡清已是和三人敷衍。請問姓名。並捏嘴唇打着唿哨。高喚來人。那家丁模樣的大漢。便由屏後轉出來。羊鏡清命他在酒席桌上添設座位。先給三人獻茶。家丁應聲。即去頃了三杯茶。用茶盤兒托着獻上來。同時道人和同來的兩人。已各自依次坐在上首椅上。羊段二人。在下首陪着。糜啓世這時不能再獨立在酒席桌前。只得去上首第四張椅子上坐着。家丁又頃了三杯茶。分獻給羊段糜三位。只聽道人帶笑開言道。羊爺。叟問貧道等三人的名氏。這個明人無須細說。你老事前已知。貧道等方纔已是吃過。這會也

吃不下。休得客氣。還是三位請各坐原位飲酒。等到三位用畢後。貧道再說來意罷。羊鏡清笑道。我方纔在長春館已對道長說過。此事萬萬辦不到。並非我不懂交情。道長鶴駕下顧。統不賣個面子。實因這個緣簿。我實在寫不起。故此略備水酒。恭候法駕。略表我的歉意。尙望列位原諒則個。道人聞言。正色道。羊公子。多承美意。盛筵貧道心領。從來說的萬無入寶山而空手回去之理。公子是高明之人。當然明白這個道理。又道是千錯萬錯。來人不錯。這個緣。你老不能不寫。須知貧道世外之人。如果看得過。放得下。貧道何至來多這件事。實因此事太大。貧道念着菩薩的一片慈悲心。纔到這裏來募化這個善緣。公子既明白貧道的來意。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貧道勸公子還是寫這筆緣的好。羊鏡清接口笑道。難道不寫就有甚麼不好不成。道人道。公子果真不肯寫緣。是

不肯賞給貧道等的面子了。公子既瞧不起貧道們。貧道們雖不敢怎樣得罪公子。但是事到其間。貧道們實逼處此。既已出來多事。當然要多管閒事到底。段知遠在傍忍不住攘臂而起道。道長。常言閉門自掃窗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道長方外閑人。既不以身爲形役。又不以利祿爲事。事不關己。道長何苦來多管人家的事呢。道人笑道。貧道雖係出家人。但並未自絕於人類。凡事不得其平則鳴。雖係別人的事。與貧道無關。但既是人家無拳無勇。打落了門牙。往肚裏嚥。也要人家嚥得下。既使人家傾家蕩產。又要使人家破人亡。這着棋雖然高明。但未免過於毒辣。要得貧道不管。除非羊公子寫了貧道的緣簿。假使羊公子斷然不肯。那貧道亦只有盡力而爲。總而言之。羊公子是明白人。自古光棍好遇。像羊公子這樣的人。真是再漂亮也沒有的。貧道如果沒有這個

說善緣的本領。也不來多這件事了。段知遠見他言詞鋒銳。遂說道長。從來化緣的。只有任憑施主隨緣樂助。從沒有強迫施主之理。照你方纔口吻。簡直是非依從來意。不可講到光棍不光棍的話。像羊兄今日預治筵席。專候鶴駕。真可算得盡禮。這便是明明拒絕的意思。道長如其漂亮。走來一見。就該閉口無言。回身而去。何必多言無益。反傷感情呢。道人冷笑道。照吓。貧道既發願來化緣。從來小緣三千。不如大緣一二。貧道專爲此事。纔來募化。既來豈有不做聲的理。如其羊公子漂亮得透澈。就該不待貧道開口。昨日一見。應許貧道請求。縱作昨日不知。今日長春館見着。也可概然允許。何待此時還要貧道嘵嘵不已呢。羊鏡清此時耐不住了。手指道人高聲道。休得多言。你既知道光棍漂亮。豈不知光棍以點到爲知麼。我既說過不能應許。你又何苦如此不漂亮。道人

應聲立起抗聲道。照此說來。你我定要傷和氣了。真未免有些可惜罷。羊鏡清也起身道。果真道長定要尋看我。羊某無可避免。亦只好拂逆道長的意旨。道人大聲道好。羊鏡清你果真香的不吃。要吃臭的。貧道今日如不叫你知道點利害。也不見得貧道的本領了。說着對大衆打了個稽首道。列位原諒。並非貧道要行粗魯。實因他是一技雙料貢燭。不點不亮。羊鏡清本是早有預備的。這時撮起嘴唇。打了個唿哨。一面將身上長衣一掖。搶步到酒席桌前。擎起那把解腕尖刀來。惡狠狠指着道人喝罵道。你這惡道。出口傷人。老子年紀雖輕。天南海北。什麼地方不會到過。三教九流。什麼人物不會見過。何懼你這一個狗頭妖道。老子今日便宰了你。也不過宰了一頭狗罷了。有什麼要緊。說着縱步上前。挺刃使一個專諸刺王僚的解數。向道人便刺。道人不慌不忙。將身一偏。

讓將過去。伸右手疊食中兩指。在羊鏡清持刀的手腕上一擊。羊鏡清手腕一痛。不由喚聲哎呀。那把小攬子。已脫手落在地下。道人一脚踹了尖刀。伸左手過去。在羊鏡清肩胛上便是一掌。羊鏡清急忍痛偏身讓過。托地跳出數步。猛聽得屏後一聲吆喝。轉出五七個彪形大漢來。向道人圍攻。段知遠見羊鏡清吃了虧。亦撩衣捲袖。上前助攻。畢竟結果如何。且待下回續寫。

第五回 溯往事旅店話滄桑 泣今茲古廟逢奇俠

話說段知遠同着五七個彪形大漢。不約而同的向道人進攻。那羣大漢。不消交代。看官卽已知道是那個方纔與糜啓世又和道人等在門首較量的那個大漢等了。他當時受命預備。便轉到後面去。邀集了五七個虎也似的伙伴。各在身邊暗藏了兵器。一口氣跑到前面客廳上來。正見段知遠幫着羊鏡清和

道人爲難。便一齊怪吼。向道人猛攻。在這當兒。糜啓世不能再袖手傍觀。只得立起身來。冲着大衆高嚷道。衆位且請住手。彼此有話好說。說着伸張兩臂。施展拳脚。加入戰團。在人窩兒裏。將衆人隔開。衆人分立在兩邊。各自互相虎視着。糜啓世先向道人道。道長出家人。何苦爲募化緣簿之事。與人家紅臉。況且羊段二位。治酒相待。也不能說不彀交情。常言隨緣樂助。既二位不願。道長何必強人所難呢。又向羊段衆人道。道長遠來。衆位便寫了他這筆緣簿。也沒甚麼要緊。何苦這樣動武。從來千錯萬錯。來人不錯。又說是不看金身看佛面。既是道長同着這兩位大爺到府。羊爺何不就多少應許他些兒呢。又說雙方休得動氣。彼此有話不妨明說。何至一言不合。便動起手來。萬一拳足之下。傷了些兒甚麼。可不是頑兒的呢。我勸兩家休傷和氣。道人應聲道。承你老美意。勸



咱們兩下休傷和氣。那是貧道求之不得的事。不過貧道既大遠的來了。有言在先。萬無入寶山而空手回去之理。故此纔不憚辭費。到這裏來絮聒。怎奈羊爺不肯應允。貧道何能空回。並非貧道要惡化。實因解鈴須要繫鈴人。方纔能夠收事半功倍之效。羊爺不答應。貧道的功德。便不能完滿。貧道掃臉回去。事小。不能完滿功德事大。你老既出來講和。那是好極。請你老轉問羊爺。肯不肯寫貧道的緣簿。糜啓世聞言。知道這個圍。斷非空言所能解決。只得待羊段二人發話。望着二人。問二位意下如何。羊鏡清昂然道。宛爺有所不知。這個緣俺實寫不起。憑他怎樣。無論施展地水火風的道法。俺也不怕。何況他這麼一味的恃強呢。糜啓世見兩下都不肯省事。只得說你們兩方面。小可都是今日初會。一個說那樣。一個說這般。小可不便勸誰依從誰。可有一件。冲着小可的薄

面。可否請兩方面各賞給小可一些兒薄臉。暫停用武。小可聽兩方所說言詞。似乎這個緣。並非是金銀問題。依小可愚見。不如雙方各讓步些。道長固可不必跑。羊爺也寫了緣……糜啓世話未說完。道人早呵呵笑道。這個緣沒有什麼讓步不讓步。要寫便得寫全緣。羊鏡清也接口抗聲道。宛爺雖是美意。但此事愚下實不能依從。如能依從。何苦只做一半人情呢。糜啓世見兩方各走極端。只得向兩方抱拳。說小可冒昧。不知底細。胡亂出來說兩句話。這樣罷。請道長今日暫停募化。賞給小可一些薄面。羊段二位也暫不計較。有話請雙方明日再談。不知你兩方可能給予一點薄面麼。道人應聲道。冲着達官的金面。出家人如再多說話。未免太不懂交情。但是貧道此來。說句實話。比如領兵去救。救兵如救火。一天都不能耽延。但既有達官的面子。不能不展緩一天。姑且等。

到明天再談。說着招呼了同來的人。向着糜羊段等衆人。打了個稽首。笑迷迷的向羊鏡清道。請你仔細想想。別太將人看得傻子似的。常言強中還有強中。手貧道如沒有打虎的本領。也不敢到深山來打獵了。就此告辭。明天再見。說罷。同着一齊來的人。往外面去了。道人去後。糜啓世向羊段勸解。羊段復讓宛爺入座。糜啓世心忖危邦不入。古有明訓。這地方是個是非窩兒。我自然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隨說。愚下還有些別的事。不能在此久延。蒙情款接。改日再謝。他日由北路回來。再當登門叩謁。這會兒告罪失陪。請勿見怪。說着拱手爲禮。羊段二人。此時心中有事。假意虛邀了兩句。卽說宛爺既然有貴幹。咱們亦不便堅留。祇得遵命。宛爺寓在何家店內。明天或是停會。咱倆當來回拜。糜啓世道。二位勞駕。實不敢當。小可也許今晚明早。卽要動身。假使不走。明後日再

到府奉候就是。羊段二人同聲道。宛爺既如此行程匆匆。咱們也不便稽遲。如果大駕明日不走。務請宛爺到此聚聚。彼此雖係初交。究也是緣法。況且彼此一見如故呢。偷蒙不棄。務望惠駕。糜啓世連聲應道。既承錯愛。自當到府奉候。說罷告辭。向外就走。羊段二人在後相送。直送至門外。雙方拱手作別。糜啓世離了紙紮店。一逕回轉客棧。小二開了房門。打水泡茶。糜啓世吩咐小二。去要些酒飯菜餚來充飢。小二問明酒菜。回身自去。糜啓世坐在房中。傾茶喝了兩盃。自忖羊宅所見之事。那道人准得再去尋事。便是自己住在這裏。也難免要發生事端。道人與自己毫無認識。平白地他給我會賬。有道是無功不受祿。這一頓早點。可斷定決不是吃的白食。那道人定有利用我的方法呢。但是羊段二人對待自己的態度。却也酌乎其中。起初他們疑惑我和道人是一黨。這話

原不能怪他們生疑。便是我做了他們。也免不了要這般犯想的。後來他們雖不會再說疑惑的話。但察言辨色。他倆心中。說不定這會兒仍舊要認定我和道人是一路的呢。可惜不知那道人是寓在何處。一時又不明白他的來意。是怎麼回事。更不知他是甚麼路數。何等人物。正想着。小二進來回話。問爺酒飯菜餚都有現成的。就是這會兒拿來。還是稍等一會。糜啓世點首道。就拿來罷。不用等。小二答應退去。將酒飯菜用托盤托了來。安放在桌上。糜啓世還是清早在長春館吃的點心。這會腹中已餓。狼吞虎嚥。飽餐了一頓。酒飯畢後。小二進來撤去殘肴。退去未久。糜啓世正坐在房中呷茶休息。腹內打着稿兒。盤算羊宅的事。自己還是在此看完了這齣戲再走。還是跳出這個是非窩兒。即日起行。想到自己此番出外。完全爲的是闖北道。訪朋友。如今破題兒第一遭。便

遇着這件事。如要掉首逕去。未免使江湖上人傳言出去。瞧我不起。說我太無膽量。況且一方面在羊宅杯酒聯歡。略試技藝。已合了格。一方面又白叨擾道人一頓點心。此事如何擺脫得下。自然是小住兩日。看完了這齣戲。且待落葉歸根。究竟是怎樣結果。再走也不遲。次則今日同桌而食的那個頭陀。亦是一個有心人。焉能當面錯過。正在尋思。打不定去或留的主意。却見小二從外面引進一個道人來。正是那位化緣道士。不過這時并不穿着化緣的服裝。依然是方纔在羊宅所見的那身黃冠羽服罷了。不由心中一愕。思量他怎麼得知我住在此地。更何以能知道我的名姓。不然小二怎麼會引他進我的房間來呢。邊想邊起身拱手相迎。說道長下降。未曾遠迎。望勿見怪。道人回說冒昧奉訪。還請恕罪。二人同聲道句彼此。糜啓世忙舉手讓坐。小二一傍獻了茶。退出

去後。糜啓世拱手道。昨日途中冒昧。蒙道長原諒。賜教。愚下已感激非常。今早又蒙道長破費。愚下萍水相逢。感荷高情。寸心實在不安。這會又勞鶴駕下顧。更使愚下慚愧。還未曾請教道長的仙鄉法號。何處修持。不知道長何以得知。愚下住在此地。倒要請道長指示。道人笑道。糜爺且休詫怪。貧道說個緣因。糜爺自能明白。貧道世外閑人。天下爲家。南北各省。多曾托鉢遨遊。貧道在二年前。曾到過貴省。在洞庭湖邊上。曾遇見過尊駕。那時貧道與尊駕同舟渡湖。往華容轉往湘西。前往貴州省去。尊駕那時同着三五個達官。一同往湘西去。貧道記得彷彿是爲着一枝鏢。在黔湘兩省交界的地方。被一伙綠林朋友截奪了去。尊駕約同令友。特去要鏢。彼時同舟的還有兩個人。乃是那伙綠林朋友派下來的探子。本領亦頗不弱。在船上故意的逗引尊駕。激出怒來交手。比試

拳脚。兩個人一個做好。一個做歹。胡拉混扯的與尊駕一行人厮纏了一陣。結果那兩個都被尊駕打敗了。從船上縱上岸去。叫喚糜啓世。穀得上資格。不用遠行。你們的東西。原物未動。都在咱們那裏。咱倆回去。着伙伴們送到澧州羅店。都天廟內奉還。彼此從此結個朋友。兩不相犯。就是說罷這幾句話。那兩人一溜煙似的去了。因此俺道得知尊駕的姓氏。彼時貧道雲遊。因爲事不關己。所以並未多事。事後彼此分程。貧道往貴州各處去逛了一番。又由四川繞道陝西回來。講到貧道的俗家。姓艾名桌侯。原籍直隸順德府人氏。自幼兒愛好拈槍使棒。練習拳術。因爲家貧。不能從明師學藝。後來巧遇恩師法本道人。度貧道出家。給貧道取法名道明。就在順德府屬范店地方清虛觀內出家學道。先師原是得遇異人傳授過高深投擊劍術的高人。因此貧道遂得學就了現



能的末藝。這就是貧道以前的過往事實。講到貧道怎會知道駕寓此地。那就明人不必細說。更是容易了解的了。原因昨天在街上見着。卽已心中發怔。忖念好生面善。走未多遠。卽返身潛蹤尾隨着尊駕。見尊駕寓在這裏。卽轉身向別處走。逕往那隗家紙紮店門首去敲梆化緣。不多時又逢着尊駕。到來看閑。隨後貧道回下處去時。又適遇尊駕尾隨在後。來試驗貧道的技術。貧道見尊駕所使的解數。頗與那年在船上見着的相彷彿。因此纔陡然想起。尊駕便是那位糜啓世鏢師父了。這便是貧道曉得駕寓在此的來由。糜啓世聽到此處。不由恍然大悟。說道長真是有心人。愚下實屬愚蒙。如非道長詳細指示。愚下真要茅塞不開呢。昨日承蒙指教。今日又多蒙破鈔。此刻鶴駕下顧。請道長示明仙意何居。道人笑道。糜爺不問。貧道也得奉告。昨日只算貧道粗魯。請糜爺不

要見怪。所以今日給糜爺會個小東。只算貧道表示謝昨日之罪的意思。另外再借此表示敬仰之意的。至於貧道此刻奉訪。並非也來向糜爺募化。不過到此請糜爺不要助紂爲虐。如肯隨緣樂助。助貧道一臂之力。共襄善舉。那是更好。糜爺可知貧道向那羊鏡清化緣的用意麼。糜爺在外闖道。可曾知道這羊鏡清是何等人物麼。糜啓世歛容道。愚下雖然在外混世。承蒙各處朋友的台愛。看我年青。差不多的地方。都讓我三分。保全愚下的面子。總算不曾吃過虧。講到這北路上勾當。不瞞道長說。愚下實係初次行走。羊鏡清究竟是何等樣人。愚下實屬不知。至於道長向羊府募緣。愚下更屬如墮五里霧中。莫明其妙了。道明道人笑道。貧道不說。糜爺雖是聰明人。這個悶葫蘆。貧道如不自己打破。糜爺恐怕實在有些難明白呢。糜爺請聽。說着將此來的原因。和羊鏡清的

本來面目說將出來……讀者諸君。你道這羊鏡清是何許人也。道明道人化的甚麼緣。編書的如今且乘着道明道人與糜啓世訴說往事的機會。倒扳舊賬。給他從頭叙一叙根由。交代明白。請諸君稍安毋躁。往下瞧罷……原來順德府城內。有一位富戶。姓顧名樂山。生平樂善好施。因為聽信算命的瞎先生的話。說命該出家做老道。方纔可免災害。因此特地捐錢在范店鎮上。建造一座清虛觀。用錢買了一個貧寒人家的子弟。做自己的替身。那子弟名喚法石卿。由顧樂山請人給他改名爲法本。在廟中做住持。另外招請了兩三個道人。以及香火等衆。合廟共計五七個人。後來顧樂山死了。法本道人便在那年。得遇一位異人。傳授了武藝術劍。這位異人亦是位黃冠道士。乃是從四川峨嵋山雲游而來。在清虛觀廟內借宿。因見法本的根基好。誠心向道。纔特地留

居在觀內。收他爲徒。傳授武技劍術。傳授完畢後。他便托鉢往別處去。這清虛觀原是顧樂山家的家廟。顧樂山死後。他的兒子顧小山。因爲要繼續先人之志起見。特地請法本留意。再收一個徒弟。法本留意了些時。便收了范店一個村農人家的牧童艾卓侯爲徒。改名爲道明。觀察了許多時。覺得此子很好。便將自己所有的武功本領。完全傳授給他。道明學成之後。他因爲獨善其身。不如兼善天下。便稟明師尊。要到外方去雲遊。做番事業。法本知道他此番出去。定然不甘做落伍者。深恐他闖禍。栽了跟頭回來。壞了自己的名氣。特地再三誥誡。吩咐他出家人的本分。不可忘却本來面目。多管塵俗之事。道明唯唯。答應。當即收拾行裝。叩別師尊。離了順德。迤邐往南北各省去游歷。他行山路。很遇着些歹人。人家見他是出家人。不想他的孔兒。他却故意逗上去。尋人家的

過節兒。他的意思無非給地方上除害。便利行旅。因此他沿途逢開了殺戒。破的賊巢。殺的賊首。以及一切惡霸土豪。劣紳巨蠹。貪官污吏。頗是不少。話雖如此。但他因爲一番閱歷。結識的人却也不在少數。有的是寒儒書生。有的是富商大賈。有的是清官廉吏。然而其中最多的。當要數志同道合的英雄俠義。正應了前人的常言。所謂猩猩惜猩猩。好漢愛好漢。他既結識了這許多俠客義士。對於任俠尚義的勾當。自然就要增添了不少的事跡。他在外面。竟樂此不疲。忘了歲月。足跡遍南北各省。行程經水旱道路。做了無數英雄肝胆。俠義心腸的事業。及至游倦歸來。雖不像什麼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變幻神奇。却也就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景况了。他回到清虛觀。舉步剛跨進去。不由的大吃一驚。喚聲哎呀。從廟門裏倒退了出來。連稱怪事。抬頭向牆上一看。只見粉

墨剝落。磚石傾欹。那光景已成爲荒草頽垣。不由又倒抽一口冷氣。復舉步走進廟內。張目四顧。只見塵封几案。草生庭堦。供奉的神像。東倒西歪。牽掛的帷幕。扯脫已盡。真個是滿目荒涼景象。竟像久無人烟的模樣。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前後巡視了一週。只見香積廚下。放着張破舊溫州草席。灶傍堆有一束草。鍋蓋上放着矮小燭台。插着半枝燭。似乎比較的清潔得多。看去這地方。像是有人來住着的。道明道人陡遇此奇幻境界。深驚訝桃花人面。見內外無人。無從打聽。只得回身出觀。來到觀外路傍。詢問左右近鄰。這觀內道人都往那裏去了。那些鄰居。看他是道家打扮。怕事的都說不明白。不怕事便問你找這廟裏的那一個道士呢。道明靈機一動。回說找他們觀裏的當家老道。那人搖搖頭。說死已幾年了。你不看見這觀內的景象嗎。你要打聽詳情。須待晚間。到觀

裏來。這觀裏有一後生住着。乃是這廟的小主人。問他便知道。明道敢情就是顧小山麼。那人訝道。你怎麼知道。顧小山現在已死。這後生乃是他的老來子。啊。道明聽了納悶。只得打稽首告別。回轉鎮上。投家客店住宿。他雖是本地人。皆因離此太久。當初認識他的人。差不多都已亡故。卽不然。一時三刻。那來這麼巧。便能迎面遇着呢。所以他在客店內看好房間後。卽便往各舊識的人家去問信。無如連訪兩三家。統是後輩。對面不相識的。那能吐實。末後問到一人。纔能稍知年來的變化。不由驚訝納罕。心下不勝詫異。轉念問他們的話。無論如何問法。終是隔靴搔癢。與其多問白費神。不如停會晚間尋問本人爲佳。因此向那人打稽首道謝。告別回轉客店。早早吃罷晚飯。另外又向店內要了壺酒。兩樣菜。做了些餅。用竹筐盛了。恐店家不放心。先付了賑。然後提了竹筐。命

小二鎖好房門。逕行離店。往清虛觀來。這時雖已昏暗。但他是家鄉熟路。觀中又是久居之處。所以毫無訛誤的。逕行到灶屋內來。遠遠的見灶屋內燭光閃爍。隱約還聽見些微咳聲嘆氣的聲浪。一腳踏進去。只見灶台上點着紅燭。地下草上側身面朝裏躺着一人。道明深恐驚了他。特意放重脚步。又故意的乾咳了一聲。佯問是誰睡在這裏。那人猛吃一驚。回頭見有人來。翻身坐起。問找誰。道明將他一看。面容黃瘦。情容絕肖顧小山的模樣。只見他面汚手黑。衣服襤褸破碎。面上淚痕未乾。彷彿是方纔哭過的一般。便放下竹筐。打稽首道。你敢情便是顧山孫麼。那人起身還禮道。道長是誰。因何得知賤名。道明見問。忍不住流下幾滴英雄淚來。尊聲小主人。難怪你不能認識我。俺非別個。乃是這清虛觀的小當家道士。法號道明。俗名艾桌候的。便是。當初俺不曾別師出門。



之時。小主人還不曾出世呢。今日如非俺回來。見你老面容絕肖老主人。再也休想得知你老就是小主人啊。顧山孫詫怪道。原來你就是道明。你爲何出門。這許多年月。一去不返。今日怎又想着回來。你可知道這幾年的變化麼。說着那兩行珠淚。不由一齊流下來。道明嘆道。俺剛由外路回來。那能知道詳情。小主人。只因俺出外雲遊。天南海北。太無定蹤。多管閒事。專門舍己耘人。遂致忘了歸期。不料今日歸來。滄海桑田。已發生偌大變化。正不知從何說起。小主人這時想尙未用晚飯。俺特地帶有麵食菜餚到來。請小主人暫且果腹。說罷將竹筐遞過。顧山孫見道明用情週到。這時地位。所謂飢者易爲食。正當腹飢之時。見道明送麵食來。自然雙手來接。邊吃邊招呼。道明也在草上席地而坐。問道明這些年頭。在外情形。道明說了些過往事實。緊接着便問小主人。這清虛

觀因何如此殘敗。小主人又因何這樣褻褻。顧山孫兒問。嘆氣流淚道。你難道在外面竟無一點兒風聲麼。俺告訴你罷。三年前你師父羽化了。那時俺父親還在他說道。明出門日久。音信全無。現在不知下落。這觀中一時無人住持。不如就在現在觀中的幾名客師道友中。挑選一個。臨時維持。所有廟產。暫歸本宅管理。等到道明回來再酌。初時也還相安。後來那些客師。因為不服臨時當家的管理。常和當家的鬧氣。當家的受不了。不辭而別的跑了。俺父親見難以維持。遂以家廟的主人資格。下逐客令。將一班客師拒絕。關鎖山門。那些客師走後。這觀內除去香火道人之外。簡直無人住着。俺父親不放心。常常親到觀內來察看。逢時過節。俺家中的男女主僕。也常到觀內來拈香。不料有一天。逢着了天罡地煞。這人乃是順德府城內之一位富紳。姓韋名子澄。他一見了俺

妹子忽然生了混賬心思。托人來俺家內提親。說是續絃。俺父親因爲素昧平生。而且俺妹妹已吃了人家茶。遂一口謝絕。那媒人討了沒趣回去之後。不多天忽然來了許多本地衙門裏的差人。由馬快頭兒領着。到俺家內。說是奉命來搜查。不知他用的甚麼手段。清清白白。見他們在俺父親房內。搜出許多珍珠寶貝等貴重贓物來。又在抽屜內搜出一大捲當票來。那馬快頭兒不由分說。吩咐手下將俺父親鎖了。帶進順德府衙門內去。糊裏糊塗過了一堂。下在牢裏。第二天知府出了封條。將俺家中前後門一齊封了。所有人口一齊驅逐出外。俺家男女上下。無處棲身。一齊住到這觀裏來。第三天忽然來了個面不相識的人。到觀裏找俺說話。仍舊是給俺妹子做媒。說如果將妹妹嫁給韋某。他能穀包打這場官司。能使大事立刻化小。小事立刻化無。俺纔知道其中緣

故親自進監去見父親。問他老人家的意思。老人家見問。啐了俺一口吐沫。說甯死不能答應。吩咐俺快將妹子送到婆家去。從權成婚。俺因父命難違。回廟將來使拒却。一面忙着送俺妹妹到夫家去。急急先命人到俺妹夫文書紳家中去送信。請他家來接。兩家原本是親上親。自然無甚話說。約定兩天後來迎。誰知卽在這天夜裏。俺妹子忽然不見了。文家來接人。那還有人可接。只得到官廳報案。誰知官廳又說俺將妹妹藏了。有心賴婚。批駁不准。幸虧文書紳明白。並不向俺爲難。但說這是無奈之事。只好隨後再說。這話被俺父親知道。氣得在獄中患病。俺四下挽人。到官廳具保。化了不少冤錢。方纔將父親保出。可憐他老人家。出獄不久。竟因病死了。俺父親死後。俺卽草草成服。設法殮殮。一面挽人向官廳疏通。請求啓封。發還房屋。誰知官廳不准。並對去疏通的人打

官話道。顧小山死了。他家族居然敢來請求啓封。以爲是死無對證。其實沒有這麼容易。官廳正在調查顧小山是否真正病死。或是畏罪自盡呢。俺因官廳的口氣嚴重。只得另外再打點疏通的辦法。誰知疏通尙未成功。俺家鄰舍忽然走水。將俺家燒得精光一片。所有田地房產的契據。一齊燒得無有。家產就此被官廳吞了。俺家的奴僕。好說話的。看在賓主面上。自認晦氣。辭事走了。不好說話的。却要求俺家賠償。俺家被這天災人禍。鬧得不可開交。你想怎得不窮。只好賠他們一些。打發他們走路。接着俺內人因憂成疾也死了。俺因坐吃山空。遂漸將廟產變化錢財使用。偏巧屋漏遭逢連夜雨。接二連三的被竊賊挖洞進觀來偷。偷得窮上加窮。香火道人見居此無益。也辭俺走了。俺一人在觀內。初時還變賣別物。後來只得將觀內用的木器家具出賣。境況愈下。賣到

現在連什麼都賣完了。只有這所觀。尙未有受主。你瞧這灶上的鍋、湯罐、鍋蓋等物。以及俺睡的床被等物。一齊都沒有了。別說其他值錢的東西啊。說着淚如泉湧。嗚咽起來。道明聽了半天。稍有頭緒。知道定是栽贓誣陷。但內中情節可疑。人會半夜不見。隨問其初贓物。從何處搜查出來的。顧山孫道。贓物都是從俺父親衣櫥內和床底下搜尋出來的。道明道。失主是那家呢。那些當票是什麼地方的典當。年月如何呢。顧山孫道。失主是順德府城內的一家首富岑子由家內的。的確他家在前些時被竊。門不開戶不開的。不知被什麼人竊去。報案請緝。當票也是順德府城內和鄰近各縣典當內的。大約每家兩三張不等。都是當的貴重衣物。道明聽到此。心下陡然省悟。這分明是有極大能爲的夜行人所爲。而且手下黨羽極多。不然當票如何能在各縣的典當寫來。此人

的本領。實在高妙。不然絕難將贓物擱在櫥內床下。顧小山會不覺得。想了想。根本原因。當然是韋子澄這個人。遂說小主人不必憂急。如今俺道明既已回來。好歹定將此事打聽個水落石出。但不知因此可曾牽連別的什麼人在內。麼。顧山孫道。俺家中的人。到現在還有幾名坐在牢裏。說是知情不舉。俺妹夫文書紳。官廳因他不追究失去未婚妻。又因他家有錢。硬說他是盜黨。如今也關在牢裏。至於俺妹子。到今存亡未卜。道明道。小主人。你這許多時日。可曾得着些什麼信息。那姓韋的可還在本城。麼。顧山孫道。聽說姓韋的現在往京城做官去了。此處只留得一所空宅。所有家人也都跟着進京赴任。道明道。岑子由呢。顧山孫道。岑家和俺家素來本有交情。所以他追回贓物之後。並不會向官廳遞呈詞請重辦。但說如何處置。聽官廳主持。原告鬆了。所以不會要緊。不

然。俺還能在本地嗎。道明道。怎麼文書紳反被誣爲盜黨。小主人却能無事呢。顧山孫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他有錢當然就有了罪名。俺現在貧窮到如此地步。碧糠裏榨不出油來。他們來也無想頭。況且又住在觀內。日出夜歸。仗着平時先人的餘蔭。人家暗中多有照應。所以還能安然無事。道明聽罷。心忖這姓韋的事有可疑。此事多半着落在他身上。蛛絲馬跡。極其顯明。再想半夜間。姑娘陡然失蹤。定係夜行人所爲。要不然怎麼有這樣冤枉湊巧呢。想到此。道明心中已得了個主意。隨說小主人不必憂傷。此事在俺看來。已有頭緒。俺想小主人住在此地。亦有許多不方便。不如小主人跟俺同往外面去走走。倘或小主人不慣走道。俺想小主人可另外賃屋。不住此地方。纔可以安全。顧山孫道。走路麼。過遠了恐怕不行。道明道。既這樣說時。小主人明天不要出去。俺一



早就來。該用多少錢。俺明天帶來。須防屬垣有耳。小主人此後可不必提及此事。總而言之。保在俺的身上。這件事准可弄好。報仇雪恨。在此一舉。這些微食物。小主人且慢慢地請用。俺就此回店。明天見罷。說着起身告辭。一逕出外。回店安息。這一夜。道明盤算了許久。自悔在外流連。不能爲本觀主持。所幸現在回來。還能設法補救。如此尋思。那還能安眠。直到東方既白。方始朦朧入睡。次日黎明起身。漱洗畢後。匆匆出店。到清虛觀內。探訪顧山孫。顧山孫兀自睡着呢。道明將他喚醒。說小主人。俺昨夜想定方法。但是小主人住在此地。恐有許多不便。還得遷地爲良。俺和小主人且出廟去。剃頭梳辮子。然後用早點。即刻到估衣店內。查幾身衣服。這裏的東西。權且丟着再說。說罷拉了顧山孫便走。顧山孫這時正在難中。見有人來。調急濟貧。那得不喜出望外。自然跟了就走。

出觀上街。一切都由道明提調着。該用多少錢。也由道明完全擔認。果然孔方兄的勢力大。不到半天的工夫。顧山孫的衣食住問題。已是完滿解決了。道明即在順德府北門外街頭上小胡同裏面。給他賃了房屋。那地方比較的寂靜。些一出巷口。各式店舖都有。要買什麼也容易。道明又給顧山孫設法買了些木器用物。僱了個老媽。忙了一日。方纔因陋就簡的成功。當晚顧山孫便住在新宅內。清虛觀內。由道明親自去將昨日的竹筐碗碟等件。拿回客店。第二天絕早。道明起身在范店街上。買了把鎖。走去將觀門鎖了。然後到顧山孫的新宅內。交給他些銀兩。備作用度。二人同用過早點。道明別了顧山孫。進城到府街左近的茶坊內。泡茶坐下。使用他江湖上的訣竅。招呼了本地站碼頭的手下人。當巡風的來。查問他本街韋子澄的來蹤去跡。那巡風聽他口音。是本地

人。服裝却是道家。一時摸不着他的根基。況且見他所問的姓名。是人人皆知的韋子澄。料到他還不知韋子澄的姓名。恐怕他是遠道來此辦案的捕快公人。特意偵察案情的。做官的講究官官相護。在江湖上的人。也講究個回護的義氣。所以那巡風開言。即回說姓韋的是本地有名的紳士。和俺們素無交往。不知他現在到什麼地方去。聽說是往京城赴任去啦。道明碰了一鼻子灰。深悔自己說錯了話。還恐因此走漏消息。弄成個打草驚蛇。遂即將口氣改變。微笑說朋友。俺們大家是自己人。不過俺是初上線的。所以不能深曉他是什麼前程。和他的本來面目。到此訪問。却不料朋友疑心。不肯告訴俺。使俺如葫蘆裏摸天。一些光線都沒有。朋友。你告訴俺。又有何妨呢。那巡風見他問得緊。越法起了疑。更不肯說真話。畢竟韋子澄是何等人物。那巡風說出真相否。請待

下文續寫。

第六回 道中人盤詰露巨魁 方外俠奔波尋惡霸

話說江湖上有種專當巡風的。專司接待外路來的道中朋友。有兩句切口。叫做巡風巡風。訪盡天下英雄。當時那巡風見道明說是初上線的。越發動了疑。因為道明是道家打扮。江湖中有種漏網的大盜。往往無法自全。不是削髮為僧。便是披髮做頭陀行者模樣。或是扮做道士。以逃邏者的耳目。凡是這種人。其資格定係老前輩。否則亦是個久經大戰的有名豪傑。絕不是普通的人。再則因見道明的年紀已長。于思于思的鬚鬚。飄洒在胸膛。分明是個老輩了。他偏又說是新入道的。這不是個絕大的漏洞嗎。因這一疑。不但不肯說真話。而且背地裏。急急差人將本地老資格的首領。請一個來。盤問道明。皆因江湖中

人。無論是青紅兩幫。黑白兩道。規律非常之嚴。遇有混充同道的人。必須給他個重大的懲創。以儆效尤。所以要去請位老輩來盤駁。盤駁出破綻來時。老實不客氣。就得給他個當面現開銷。那巡風這番舉動。自謂是照例行事。那知恰巧中了道明的算計。道明的原意。正是要他去請一個老輩來。好就他們的疑忌心理。套問他們的真實消息。不多一會。那巡風已將順德地方的一個頂兒尖兒的老輩。名喚牛珊的。暗暗請將來。那牛珊走到道明面前。未開口先將兩只烏珠。瞬了一瞬。巡風給他引見道明道。便是這位道長。道明知道是位老資格。便起身廝見。讓坐傾茶。牛珊開言先請問道明的肩。上。肩。下。以及前程等老例文章。末後問道明的來蹤去跡。因何到此探路。道明此時知道比方纔的形勢嚴重。不能再大意。說錯了話頭。遂即循例說明自己的出身。和牛珊論起班

輩來。却好是同一字輩。肩上肩下。簡實是弟兄。兩下因此遂接近了……看官。其實道明何嘗是真和那牛珊是同一字輩。不過他仗着心靈性巧。記憶力強。他在各省闖道。已非一年。所遇的諸般人物。已非可數計。那一方是何種人居多。什麼輩份的當道。他都已聽得滾瓜爛熟。豈有不知之理。因此他隨口應答。說自己的出身。竟與牛珊的地位。二五等於一十。牛珊見他應對如流。資格遠非新入道的可及。而且輩份又和自己相仿。雖然覺得親近些。可是疑心却更深了一層。接口即緊問他探路意思。道明回說俺原是本地人。在外多年。聞說本地有位英雄。在本地的名譽人緣都很好。又有人傳說此人原籍並非本地。却是個外路來客。不用說本領當然極好。否則那能享如許大的聲名呢。人家因爲弄不明白。常常有人問俺。說這是你們家鄉的俊傑。你總該知道。偏生俺

是個本地異鄉人。真個是絲毫不知。很爲慚愧。此番回來。偶然想起。所以特地到此。向兩位老兄們請教請教。牛珊聽他說了半天。並未說出那英雄的名姓。遂說道。爺要探的路。便是爲此嗎。這人是誰呀。道明道。此人在本地對外的名稱。據說是韋子澄。但是他的真名姓。除去道中人以外。大該均不能知道。便是俺也只聽得人言。究竟他的本姓真名。以及人送的外號等。也都一概不知。俺方纔一探路。韋子澄已進京赴任。這話未免太滑稽。所以俺越法認爲不實。老兄在此地。本來名高望重。對於此人。定然深知底蘊。敢請明示。牛珊笑道。道爺既然知道他名喚韋子澄。那麼怎會不知道別的名字呢。況且他既在江湖上。有名。江湖上人口中傳說起來。當然說他的真名。這一層。道爺已顯露出有些不老誠來了。道明見他盤駁。接口冷笑道。老兄。這話可不像你說的了。俺如果

知道他的真名。還要來探路。豈不是多此一舉嗎。要知也許是人家知道。故意問俺。試探俺在江湖上的人頭熟不熟。對俺絕對不說姓韋的真姓名。俺當然不能知道。牛珊被這一駁。卽說道爺話雖說得有理。但有一層。兄弟雖承弟兄們的情。推俺在此地管一份事實。則俺自己慚愧。對於道中前輩。或是小輩英雄。實在有些隔膜。道明察言觀色。知道他疑心不肯說。暗忖他不和自己反面。用現開銷的辦法。足見他眼光也還不錯。俺這時遣將不如激將。索興激他一激。看他如何回答。遂說老兄不必客氣。疑心便說疑心。何苦自己謙遜呢。俺老實說一句罷。韋子澄的聲名太大。俺和他向來井水不犯河水。他無緣無故。在背後罵俺。說順德地方。數不上有俺這麼一個人。又說俺不敢尋他。如果尋他。定要將俺打一個下馬威。試想俺如是怕事的。還能在外方走道到這許多年。



歲麼。因此俺特地回來找他。誰知他是個無名小子。簡直不配稱得個漢子。也  
不知是誰放風給了他。知道俺有將要回來的消息。便如元緒公般。縮頭不敢  
出來。還關照本地的各家弟兄。一律不露出他的踪跡。似他這般無胆無識的  
小子。俺早要知道。真悔回來走這一趟。和他計較。真也太不值得啊。道明說罷  
這番話。雙目炯炯的望着牛珊。等他的回答。牛珊聽他話中有刺。暗說這老道  
可惡。俺們與其將他瞞着。不如照直告訴給老道。讓他們倆火併火併。俺們隔  
岸觀火。燒得越大越好。遂說道長。你這話說得真突煞稀奇。俺們何苦要給  
他隱瞞。老實說一句。俺們不過是爲的大家都是自己人。何苦來自相殘殺。給  
人家笑話。據道長方纔的話。俺們便告訴你亦不妨。不過道長年尊。恐怕一個  
不服老。三十歲老娘。倒纏孩兒。栽跟頭栽在那韋子澄的手裏。豈不將一世英

名付之流水。所以俺們纔不肯直言。如今俺告訴道長。就怕道長沒有這個胆量去尋他。空嘔些乾氣。有何益處呢。道明鼻孔裏哼了一聲道。你且實說。俺如怕他。還來找他做什麼。老實說一句。他便在天上。俺也要追上靈宵殿去。牛珊笑道。但願這樣纔好。此人實係姓束。名喚伯仁。外號人稱豫州豪客。他的居處。不但本地有。差不多河南全省。都有他的住宅。他的踪跡在何處。道長你自己去打聽罷。俺們隨後再見。就此告辭。道長可別淨說大話。不敢去找他。那可就轉使俺這多嘴的難爲情咧。說罷向同來的巡風等人。弩了弩嘴。使個眼色。一齊走了。道明察言觀色。知道所言不差。起身給了茶錢。一逕回轉顧山孫的寓所。將話轉告給他。勸他安心等着。自己無論上天入地。總要將束伯仁這廝尋到。解決仇怨。說罷此言後。道明即刻辭別小主。回到客店內。將自己物件取了。

清算店賤。取路離了順德。往石家莊去。到得石家莊。使出他探道的本領來。就地一打聽。纔知道牛珊的話。亦有言過其實之處。韋子澄的真名。喚做東伯仁。這話是對的。至於說他全河南省。均有住處。這話却是完全不對的。因爲他的機關總樞分部。也只不過開封洛陽兩處。至於他的原籍。却是信陽州人。順德地方。他原是化名到順德來冒充的紳士。天下的事。總是金錢力大。他在京城運動個武職官兒。原不費力。他來到順德。再利用他的金錢魔力。結交官府。又仗着他的真實本領。和江湖上的交情。自然要四方葫蘆圓。兜得轉了。他既有官威。又有財力。更有徒黨。別說一個顧小山。便是有幾個像他這樣的土財主。也能不費吹火之力的。立刻將他解決得了。道明打聽明白。便取道彰德。趕往開封。向道中人仔細打聽。又得到確實消息。知道東伯仁在信陽州的姓名。却

喚做羊鏡清。年紀後生得緊。平時在家時多。出外時少。在信陽亦是個地方上。有名的紳士。堪稱一句虎而冠。道中人又說他的真姓名。究竟是羊鏡清。或是東伯仁。連得他的嫡派師兄弟和門人。都不能清楚。也都只得各隨其所知。從無有人深究過。道明打聽着根底。覺得前途已現光明。遂不從汴河往洛陽。却一逕奔信陽州去。一路盤算着。不管他是真姓名。假姓名。只要尋着他本人。便可以迎刃而解。但心中有個疑團。老也不能明白。羊鏡清卽東伯仁。爲何要找着顧小山。再三的尋覓。如說只爲着一個女子。題目很簡單。他又何苦這般大題小做。如說有別種仇怨。顧宅前輩的事。自己原不很明白。但就顧小山而論。却是個與人無侮的君子。也有些不像。再想自己此去。如果直截了當的去會他。真相斷不能明瞭。還得化裝纔好。因此便在路上設法改扮個化緣的道士。

一路好細細打聽。那日到得確山縣地方。一處鎮集。地名喚做牧馬集。地方雖不大。人烟却很稠密。道明來到鎮上。尋着片茶館。坐下來歇息。方纔喝得兩口茶。突從外面走進個行脚僧人。接着又走進一位鏢師打扮的行人。這兩人一箇從南往北。一個從北往南。不約而同的一齊先後走進來。各據着一個坐位。喚茶博士泡茶。湊巧三人的坐位。緊緊的靠着。成了個小三角形。道明不見這二人。倒也罷了。一見之後。登時發生了一個疑問。覺得這鏢師打扮的。既常在各方走道。當然對於羊鏡清或是東伯仁的爲人。可以認識。那行脚僧人。雙目炯炯有光。精神飽滿。絕對不像個安分出家人。自忖何不向這兩人打探打探。或許能知道確實。正在犯想。猛見那鏢師望着自己拱手招呼。說道爺請這邊坐。道明見他突如其來。正合着自己的意思。卽刻走過去。同桌而坐。請問那人

的姓氏。那人笑說道長。俺姓曹名孝字凱弟。道長的法號。敢情就是道明二字。麼。道明訝道。曹爺怎麼能知貧道的法名。敢請示明。那人笑道。道長明人。何須多問。江湖上的傳言。道長這一向在各地打聽着。要尋訪一個人。道長既這樣的流露風聲在外邊。自然能引得人家注意。俺所以能覓一見道長。便能知道道長法號。就是這個緣故啊。道明聽他揭破自己的面目。心中驚疑。料定他是羊鏡清的同黨。但又喜出望外。認定在他身上。可以得到羊鏡清的眞確下落。便昂然道。原來恁地。曹爺眞是有心人。曹爺既然知道。貧道倒要請問。俺所要尋的那個人。曹爺可認識不呢。曹孝道。愚下不但認識。而且和他有交情。愚下所以留心的。卽是爲此啊。愚下今日得遇道長。亦是幸事。俺勸道長。既往不咎。不必多管閒事。出家人何苦來多找煩惱呢。道明冷笑道。曹爺這話雖說得

是。但是貧道既已發願來多管這件事。原也論不得什麼麻煩不麻煩。比如像曹爺勸俺不問這件事。原是美意。也是爲的朋友交情。但在貧道亦何嘗不是爲的故人情重呢。曹爺既和羊鏡清認識。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不是貧道說句瞧不起他的話。姓羊的也太彀不上英雄的資格。俺既這樣到處找他。他如是有能耐的。就該挺身而出。來會貧道。纔是個漢子。如今他躲在暗地裏。不敢伸出頭來。豈不失去英雄的本色。再則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像他這樣東改一個名。西改一個姓。鬼鬼崇崇的原也不配俺去找他。合他一般見識。俺如要不是爲了他所做的事。傷犯俺故主的合家老小。和連累得人家太苦。不找着他。無有辦法。俺絕不去尋他。老實說。他便向俺磕頭。要俺指教他。俺還有些不高興呢。曹爺你看。是不是不值得啊。曹孝被他這幾句冷話。說得滿腔冒

火。忍不住冷笑道。道長這話虧得是對俺說的。俺要對別人說。傳進羊鏡清的耳朵內。道長便有通天本領。恐怕也要吃虧呢。道明知道他已中了自己激將之計。遂索興激他一激道。曹爺這話未免太將姓羊的抬高了。老實說。姓羊的幸而躲着不曾見着俺。俺要遇着俺。俺定教他當場出彩。不是貧道誇口。如無擒龍打虎之手段。還敢入海登山嗎。曹孝被這番話。激怒得耐不住了。佯笑道。道長。且慢誇口。俺看道長本領雖然很好。俺的本領。雖不敢說高強。然而却也可稱得起是個庸中佼佼。但是羊鏡清比俺的本領。却要高出十倍。俺看道長此去尋他。萬一有甚失錯。豈不反而將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俺以爲道長如果真有本領。不妨先和俺比試比試。俺能勝得俺。便不妨去找他。要是勝不得俺。道長。俺勸你還是不去爲佳。道明察言觀色。知道他是羊鏡清的羽黨。先來探



探自己的本領。好作準備的。便說曹爺。你老倒是位有心人。既然承情關愛。貧道便領教領教。也不妨的。曹孝笑道很好。俺們比試比試。勝不爲榮。敗不爲辱。不過下手輕重。難免有傷。那時道長可休抱恨。道明冷笑道。不用多講。俺們且到外面廣場上去試試看。曹孝答應聲好。便立起身。走出茶坊。道明也跟着走出。鄉鎮上街道狹窄。二人走出茶坊。兩頭一望。見隔壁有條小胡同兒。料定後面有空曠地方。便說俺們到後面去看看。兩人走進胡同看時。果然後面有極大的一片曠地。那曠地一面是住家人家。一面正是茶坊的後身。緊靠着有竹籬笆圍着。籬笆裏面。正是茶坊後面院落。二人到得曠場上。立下身來。道明道。曹爺你要怎樣比法。曹孝道。任憑道長怎樣指揮。道明聞言。走到下首。丟了個架子。說曹爺請。曹孝也不客氣。就上首做了個黑虎偷心勢。掄右拳向道明就

打道明使懷中抱月勢向外一推。急展步進身。使着連環腿。兩手分向曹孝的兩太陽穴。使兩耳灌風勢打去。曹孝這時全神貫注在道明的手法上。見他進步來打自己。急退步閃讓。道明這時使的是鎖子步。連環腿。步法身法。比曹孝更快。早被道明追着。右脚尖兒正找着曹孝的左足跟兒。上面兩手做着兩耳灌風勢。如是別個。這一手定難迴避。可巧曹孝亦是個久經大敵之人。他這時俟身體難於出圍。急中生智。趕忙將身一矮。上面讓過了道明的雙手。一面將兩手手掌一合。做了個童子拜觀音的家數。對着道明的胸口。合掌打去。道明雙手上面拍了空。回下來時。正是曹孝的掌到。說時遲。那時疾。伸左手單掌。向下一擊。正擊在曹孝的掌上。右手從懷中向外一伸。去點曹孝的脅骨。曹孝的合掌原是練就的一手專門工夫。被這一擊。覺得痛不可當。知道道明的手掌

工夫。比自己爲強。心中着急。忙分手使巴手。去抓道明的右手腕。道明見他來。扒右手一縮。左掌却使大鵬展翅勢。對曹孝的面門打去。曹孝急向後閃。急切中。忘却脚跟被道明的脚尖找着。因此脚下一絆。向後一仰。道明勢乘一推。曹孝跌將下去。成了個五岳朝天。道明正待使右脚去踢。曹孝已就地一滾。狂躍而起。高呼道爺住手。道明住手防着。邊問曹爺怎講。曹孝道。道爺的本領。果然很好。小可佩服。道明笑道。曹爺客氣。承讓承讓。曹孝道。不過依小可之意。道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羊鏡清的本領。確乎要比小可高強十倍。道爺雖然本領高強。究竟年尊。不比得後生年富力强。倘或偶有大意。豈非可惜。道明笑道。不妨。羊鏡清縱有三頭六臂。俺也不懼怯。非是俺誇口。俺的能耐。自信可以使他俯首受教。曹孝也笑道。但願道爺此去馬到成功。正說着。猛可裏聽得竹籬笆。

內嘆哧一聲冷笑。二人向竹籬內一看。竹籬疏而不密。憑着二人深銳的目光。早已看見籬內冷笑的那人。正是方纔在茶坊內喝茶歇腳的那個行腳和尚。另有好些人。擁擠在籬內。望着二人。二人見了。同時一愕。道明估料着和尚有些來歷。便問曹孝。可是相識。曹孝搖了搖頭。道明道。俺們且回到前面喝茶去。二人回到茶坊內。各就原位坐下。道明守那和尚由後面回進茶坊。坐定之後。即便移身到和尚的座上。請問道友的上下。和尚回說。叫定慧。回問道明的法號。道明也回說了。隨問道友方纔何故哂笑。莫非笑俺們二人的技藝不曾深造。定慧搖頭道。貧僧豈敢。道明道。恁地時。道友定是和姓羊的相識。知道姓羊的本領好。貧道誇下海口。要去找他。定非他的對手了。定慧笑道。貧僧不笑道友。不過笑的是姓羊的太不值得。道明忙問此話怎講。定慧道。姓羊的赫赫有

名。如果將來栽跟頭栽在著名英雄的手裏。也還罷了。如是栽在我出家人的手內。豈非不值得麼。道明聽他明明罵自己是無名小輩。如何不腦。忍不住跳起身來。冷笑道。好啊。你敢小覷貧道嗎。來來來。俺們且到後面去較量較量。那和尚笑道。貧僧出家人。向來抱着我佛如來慈悲之意。所以說這句話的。無非要勸道友息事寧人。道友又何必動怒呢。道明見他陰陽怪氣。心中雖然着腦。但也無可如何。索興坐下身道。道友說這番話。分明是向俺挑戰。俺實對你說了罷。憑着那姓羊的。無論派什麼人來作說客。想要勸止俺。不找他。除非海枯石爛。鐵樹開花。否則他是在睡裏夢裏。今生休想罷。你說姓羊的赫赫有名。俺走南到北。什麼地方的豪俠。不曾見過。偏生這羊某的名兒。從未聽人說過。可知他是個後生小輩。憑着俺的資格去尋他。他老將腦袋縮在頸子裏。不

敢伸出來。躲在暗地裏。派一兩個手下的蝦兵蟹將。試探貧道。貧道奔波各處尋他。他老躲在龜洞裏。貧道找不着他。纔真不值得呢。和尚見道明罵他。不由動了無明火。冷笑起身。付給茶錢。說道友。滿飯好吃。滿話難說。你的本領無論如何大。俺們總有見着的日期。前途再見罷。說罷逕自去了。正是唇槍舌劍針鋒對。結怨尋仇了無休。畢竟道明往信陽如何尋着羊鏡清。請待下回再表。

第七回 鉤心鬪角雙雄鬪智 揮臂助拳三俠助威

話說道明見那和尚揚長而去。便仍舊到曹孝座上。和曹孝談天。曹孝道。道爺的本領果然去得。不過依俺之見。能放手處且放手。道明笑道。俺既怕不做。既做不怕。姓羊的不肯放手。俺却怎生放手呢。曹孝見他難於疏通。便也不再說。但說俺們隨後有緣再見。就此告辭罷。說罷起身作別。道明點頭回轉本位。曹

孝惠鈔出門。道明獨自坐着。此時滿座的茶客。全體目光。都注射在道明的身上。道明却呷着茶。細細思忖。這曹孝和定慧兩人。分明是約着一齊到此。先來試探俺的本領如何。再定抵抗俺的方法。不過聽他們的口氣。似乎很想和平。俺此去却須先禮後兵。方纔可以取巧。想定主意。休息了一會。給錢出門。往信陽進發。那日到得信陽州城內。自忖投宿客店。有許多不便。最好投宿在什麼人家。猛想起城內城隍廟巷周秀才周正道家內。可以去投宿。遂探問街坊。向城隍廟巷而來。那周正道原本是個秀才。那年往汴梁城內去會省試。在路上遇着一夥剪徑賊。幾乎將生命送却。衣物銀錢。完全被劫。幸虧道明從彼處經過。路見不平。將一夥賊擊退。救了周正道的性命。奪回財物。周正道因這一嚇。將求取功名之意打消。就此回轉家鄉。棄文習武。延聘技擊專家。練習武術。道

明自從救他之後。護送他到安全地點。方纔分手。周正道因此十二分的感激他。道明因爲多年不見。一時想不起。這回陡然想着。忖念投宿他家內。當然穩妥。而且他既是個秀才。當然在本地也有一部分勢力。官廳方面。總可以設法。邊想邊走。不一會已尋到城隍廟巷周秀才家內。恰好周正道在家。和一位師兄。姓雷名震宇的飲酒閑談。見家丁報說有位老道來化緣。自稱是順德清虛觀的道明。不由大喜。拉着他師兄。一同到外面來迎接。讓到裏面廳上。行禮畢。後。卽先給道明和雷震宇兩下介紹了。然後道謝前情。吩咐家丁添置杯箸。另備清潔酒餚。請問道明何時到此。一面命家丁打水。請道明淨面。道明一面謙遜從前之事。一面說貧道此來。有些小事。意欲打攪尊府。居住幾天。不知尊府可便麼。周正道略不沉吟的問道。道爺要住在寒舍。無所不可。不過寒舍進出。



人多。恐反與道爺不甚相宜。寒舍有一幽靜所在。乃是弟子專一備給外路來客住的。卽在寒舍後面。其宅與寒舍各有一便門可通。另有大門。可以出入。道爺如不嫌蝸居。便請屈住幾時。道明見他說有幽靜所在。那是再合本意。沒有了。自然稱謝道擾。周正道道。道爺不必客氣。且請上坐用酒。停會同去看看。如道爺嫌不相宜。弟子當另外設法。總之。漫說道爺小住幾天。便是住一年半載。弟子也無不應承。道明笑道。貧道已說過很好。怎還說什麼不相宜呢。周正道道。道爺有所不知。這不過是弟子給你老設想。因爲雷爺也住在那裏。彼此同住。在一所院落裏。深恐道爺嫌不妥當。故此纔說這句話。道明聞言微笑。略向雷震宇一注視。只見他二目有神。滿面正氣。知道此人亦是個拳家。並無絲毫那態。料來無妨。遂說不要緊。雷爺既是你的好友。那也是貧道的朋友了。大家

自己人。還有什麼不相宜呢。周正道見他說相宜。自己所認爲難題的。已迎刃而解。心中大慰。雷震宇讓請道明上坐。兩下謙遜了一回。方始坐定。道明居首。雷震宇其次。周正道坐在主位上。給兩人篩酒。三杯過後。周正道請問道明。爲着何事募緣。遠來此地。想是沿途募化。不知成績如何。道明笑道。真人面前不說假。貧道此來。完全爲着件緊要事。募化不過是個幌子罷咧。周正道卽問道。爺另有何事。道明道。俺們自己人。無須繞着圈子說灣轉的話。俺此番來。專爲着一件極緊要的事。提起此人。大概二位也許知道。此人姓羊名鏡清。據聞在此地。乃是位有名紳士。二位可知道麼。說着留心雷震宇的面容。見他毫無變異。若無其事的不做聲。周正道道。不錯。此人的確是本地的一名紳士。道明道。你可與他相識麼。周正道搖了搖頭道。聞其名而未見其人。道明見二人都無

關係，便將顧山孫所遭的不幸之事，前因後果，以及自己此番訪尋羊鏡清的經過，說了一遍。周雷二人聽罷，也都給他不平，說想不到羊某如此很毒，作惡多般，但不知道爺怎樣去找他。道明道：俺所以要扮做化緣的形狀，便是爲的好去找他。雷震宇道：道爺如果要去找他，何不就此前往，直截痛快，豈不了當。如此募緣，反恐打草驚蛇。道明笑道：不妨，明人不做暗事。俺到此尋他，他早已得到信息，半路上差人阻俺，分明已有預備。俺化緣去訪他，他決不會逃走。彼此一見面，用化緣爲名，打着暗語，他如應允，便可少去許多爭執，不允時，自然要各顯神通……三人邊吃邊談，正說到此，忽然家丁來報，說外面有一人自稱爲羊公館差來，求見新到的一位姓艾的。俺回他沒有，他說你進去回，貴上自會知道。請示怎樣回他。道明見說，暗訝羊鏡清消息如此靈通，真也可驚。遂

不待周正道回言。卽搶先說道。俺正是姓艾的。煩管家去將他請進來。周正道見說。纔知道明俗家姓艾。雷震宇心中也訝怪。羊鏡清的消息靈通。放下酒杯。專候來人。轉眼間。只見家丁從外面引進一位身軀雄壯。氣概豪強的大漢來。身穿老藍布汗衫兒。戴着涼笠兒。那光景頗像個行客。並不像僕人模樣。走到堂前。對着三人聲喏。開言說道。爺你老人家辛苦了。大暖的天氣。你老人家爲着別個的事。冒暑奔走。可也就真不易啊。道明定睛將他一看。嘆喏一聲。笑道。俺道是那位。原來是曹爺。失迎失迎。請坐罷。那人將涼笠兒一掀。呵呵笑道。道爺真好眼力。畢竟是老英雄。諸位在此。那有俺的坐位。俺到此。乃是見道爺有話說的。各位請用酒菜。不必客氣罷。道明起身道。曹爺駕臨。有何見教。曹孝道。道爺既已到此。當然對於路上所說的事。一定是要辦的了。在曹某自己着想。

爲着朋友之道。所以特地再來奉勸。道明抗聲道。曹爺。別事都可以遵命。惟有此事。太强人所難。貧道萬難遵依。曹孝道。俺是一片好意。要你們兩家無事。如今既道爺堅執不從。俺且告退。羊府的來人。在門外候着呢。俺去喚他進來。說罷拱拱手。口稱列位再見。逕回身下級而去。家人跟着出外。一轉眼。倏又由家人從外面引進一人。身材中等。僕人打扮。走上堂。照樣也向三人聲喏行禮。口稱奉俺公子之命。到此求見艾卓侯大爺。道明道。貧道便是艾某。管家有何話說。僕人道。家爺說道。爺遠來辛苦。不敢勞動鶴駕。停會兒他親自到此奉侯。特地着俺來通知。道明笑道。那是好極。貧道准定恭候。煩管家轉稟貴上。就說貧道的意思。他那件事。如想和平。彼此大家不破臉。亦很容易。要不然。空費口舌。亦是無益的。僕人應了個是字。隨卽告辭回去。雷震宇道。道爺。來人說的話。顯

露着不懷好意。停會兒却不可不防。道明道：俺本是來找他，他却先來找我，免却俺去跑。那乃是好事。只恐他來時。三言兩語，起了衝突。因俺使得這裏受驚。貧道心中實是萬分不安。周正道接口道：道長說那裏話來。現在的弟子，已不是從前的周某了。他如真個到這裏來放肆，別說有道長和雷爺在此，便是沒有二位。憑着弟子個人，也對付了他。道明大喜道：這般說是。貧道便無所顧忌了。說着三人酒飯已畢，散座閒談。直等到天黑掌燈，仍不見羊鏡清來。三人均疑他在半夜裏來。因此在客廳上飲酒等候。誰知等到天亮，亦無動靜。從來等的人，最是心焦。道明等得滿腹怒火，炎燒雷周二人，亦詈罵姓羊的言而無信。不配稱做英雄好漢。道明道：他不敢來，難道俺還不敢去嗎？隨又說累二位也陪着辛苦了一夜。貧道真萬分不安。這會白天，諒可無事。二位請安息罷。貧

道就去訪他。二人同說自己人道爺何須客氣呢。這會便去。未免太早罷。道明道。不。俺一則借募化爲名。大街小巷。好去走動。先將各處的路徑探熟了。二則俺好借此先訪幾處寺院。會幾家道友。以及外來或本地的豪俠。然後再去訪他。不論如何。白天不過是去見個面兒。認識他的面容。隨後再去募緣。二人道。既是這般。俺們靜候道爺的佳音。道明說罷。話問周宅家人。要過手巾來。擦過臉。卽刻穿好原來的道裝。背上玉帝。擱起竹梆。別了二人。走出周府。一路緩步前行。篤篤篤。剝剝剝的敲着。邊走邊向前面左右看看。遇有那廟宇鏢局。便將足步停止。抬頭張望。暫將入去。訪問住持客師。及鏢局主要人物。因此他又會見了好些朋友。信陽州地方冲要。商肆素來繁盛。道明各處訪問過後。已到午後光景。他便往館子裏去進酒食。飯後就去訪問羊鏡清的住宅。纔知道羊宅

是住在隗家紙紮鋪後面。他遂卽探明道路。走出城去。如此往來兩次。第三次在橋上遇着糜啓世。道明原和他有些面善。邊走邊呆看出了神。糜啓世行路匆促。是無心的。故此兩下擦肩而過。糜啓世被撞了一個踉蹌。幾乎栽倒。因此兩下遂都留了心。糜啓世住在悅賓旅館裏。因時尚早。出外來逛。偏巧又在隗家紙紮鋪門口。遇見了道明。道明本想回周宅去的。因見那少年立在門口。糜啓世又站在街沿石上。故此他纔席地而坐。使用惡化手段。唇鎗舌箭。各用隱語對答一番。糜啓世後又跟着道明。兩下在路上比較了一下。夜間道明由周宅出來。周雷二人。因爲他此番是爲故主和本廟的事。而且羊鏡清在本地的行爲。是素來霸道。使人一夜不眠。却不曾來。故此二人相約。同去走遭。一來給道明巡風。二來給羊鏡清一個警告。道明到得羊宅屋上。憑着他久闖江湖。屢



經大敵的經驗。脚下留神。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蛇行鶴伏的。越過兩三進房屋。遠遠的見屋上伏着一人。心忖原來他們也有防備的。屋上既然有人。下面更不用說。遂往斜刺裏一縱。繞着灣兒。向後面去。再由後面隔壁人家的屋上。潛行到羊宅屋上。伏下身來。窺探前面伏着那人的舉動。遙見一條黑影。像一縷黑烟般飛到將近那人之處。那人霍地立起身來。颼颼接着向那來的黑影。便是幾刀。那來人身法非常靈活。躲閃快捷。拔腳就走。道明目光銳利。早就看出來人是白天見着的那個鏢師。暗說呀。此人到是個有心人呢。接着見那鏢師回身走去。伏着的人。在後緊追。漸漸的愈追愈遠。看不見了。道明心忖。屋上障礙既去。俺何不前後巡視一遭。再往下面去行事呢。邊想邊將身立起。正待動脚。忽見斜刺裏又從遠處飛來兩條黑影。仔細看時。認得是周正道雷震宇。

二人不由大喜。縱身迎將上去。兩下裏擊掌。打了暗號。走到面前。道明道。煩勞二位臂助。貧道感激之至。現在既蒙二位到此。卽請二位在屋上巡風。俺下去行事。二人應聲道好。道長請下去。俺們在屋上瞭着。道明謝了二人。回身前行。來到羊宅中進的屋上。向下窺探。只覺得空寂寂的毫無舉動人聲。心中生疑。莫非他們都暗中埋伏。故意詐作空虛麼。遂輕輕的將身跳下天井。四面望了望。走進廳堂內去。月色下面。照得清晰異常。祇覺得明窗淨几。鋪陳雅潔。道明在腰間拔出劍來。由這進廳屋。轉到後進內去。仍舊無人在內。祇見那屋內堂前。安設着酒席杯筷。已是吃過。分明是有人在此吃喝等候。這光景分明那吃喝的人。已上屋去巡查了。正在思維。猛可裏聽得屋上有吆喝交戰的聲音。料定周雷二人。在上面已遇着敵手。自忖俺此番來。原是爲求速効。但是夤夜到

此無非先送信給他意思。明兒白天仍就要來尋他。何苦讓他們倆在屋上獨擋大敵呢。邊想邊將身形縮到天井內。縱上屋去。一看那面屋上。果然有五六個人。在那裏乒乒乓乓交手。月光下面映射着一片刀光。晶瑩雪亮。道明看在眼內。深恐二人吃虧。本待自己去幫助動手。因恐自己這時出了面。明天事反不甚好辦。不如用圍魏救趙之計。聲東擊西。去後面柴房內。放上一把無情火。解救他們倆。想定主意。潛行往後面去。尋到灶屋柴房。望下一張。見有人在裏面說話。鍋鏟正嚮着呢。知是庖丁在灶上燒菜。和灶的講閒。遂輕輕跳下去。走在灶後。大聲嚷道。你們快出來呀。有賊哪。裏面聽得嚷聲。一齊先後跑出來。問在那裏。道明故意邁步前跑。說追呀。追呀。庖人在後面跟着。月光之下。見是個老道。吆喝賊老道。你裝什麼鬼怪。自己做賊。還叫人家捉誰呀。別走。俺們來

哪。道明見二人追到面前。回身迎將上去。將二人的穴道點了。兩名庖丁立着發愕。動彈不得。道明將手中劍一耀道。不關你們之事。你二人嚷。俺便送你們回老家去。兩人嚇得不敢做聲。道明邁步到灶屋裏。將掛着的燈亮。在柴堆上一逗。刮刮雜雜。燒將起來。又將火取出。到隔壁堆草的下房裏。將火點着。登時劈劈拍拍。烟霧迷漫。紅光燭天。道明見光勢已盛。便飛奔到兩個庖丁面前。伸手將二人的穴道點活。飛身上屋。往前面去。迎頭正遇着三五個人。料知是來察看火勢的。忙將身向傍邊一閃。隱藏在屋脊暗陬之處。等到這班人過去之後。方纔縱身越過屋脊。蛇行鶴伏的奔向前面去。會着周雷二人。同回周宅。已將天色微明。道明詢問二人。何時發脚。往羊宅去的。二人將不忿之意。訴說一番。並說羊鏡清這般可惡。實係大慙。非除去不能安燕閭里。因此我等相約。同

往羊宅。助道爺一臂之力。不料他們人衆。幸虧道爺縱火。方得安然無事而歸。道明見二人義憤填膺。心中暗喜有了幫手。因此猛可裏想着日夜兩次見着的那位鏢師。神彩奕奕。身法快捷。本領甚佳。而且也是個有心人。如能將他邀來做幫手。固然很好。卽不然。只要他不幫着羊鏡清。便也可以少去一敵。再一想。陡然想着那鏢師。是湖北的糜啓世。道明正在犯想。周正道猛然想起。說道。長。俺每常聽得人說。羊鏡清每早總到中街長春館吃點心。俺們停會何不去那裏訪他呢。道明道。既有這個去處。那是再好沒有。俺們還是這會兒睡一刻。還是等到彼時再去。周雷二人道。白天咱們已睡過一會。這時不須再睡。哪且等到長春館去過回來。再作計較。道明道。俺想不如先到他家中去訪。如果碰不着。俺們准定到長春館去走遭。周雷二人同聲道好。說着話。天已大明。三人

更換衣服。從新洗漱。等了一會。約莫長春館已上湧市。三人起身離家。先往中街羊宅去一問。說陪朋友往館子裏去用早點了。三人遂往長春館來。到得長春館。先由雷震宇上樓去哨探一回。一眼見羊鏡清同着一個商人打扮的大漢。在那裏坐着。遂下去邀二人上樓。道明上得樓來。見羊鏡清等之外。那邊桌上。還另外坐着個糜啓世。心中大喜。三人坐下。要了點心後。接着又見個頭陀上來。無巧不巧的。坐在糜啓世的桌上。初見糜啓世並未和他招呼。知道不是。一起的。又見羊鏡清不住目峻視糜啓世和頭陀。估量這頭陀也是個有心人。或者竟許是羊鏡清的羽黨。亦未可知道。明當時起身。和羊鏡清說募化之事。兩下打手式。伸三個指頭。因爲顧山孫的妹子。在家依着族中的大排行算。該是第三。那山孫在同族弟兄的排行。也是行三。更巧的他又是顧樂山的孫男。

掄算恰爲三代。故此兩下以三爲號。後來羊段二人一口拒絕。說是僧道無緣。半文無捨。道明因爲在確山牧馬集。曾遇着定慧和尚。明知羊鏡清和僧道並非真正無緣。故此冷笑。回說好個僧道無緣。當日長春館散後。道明因爲和糜啓世有一面之識。又要想他幫忙。故此搶先下樓。給糜啓世惠了賬。隨即回轉周宅。因爲天熱。所以三人又換了套衣服。暗帶短刃。到羊宅去訪羊鏡清。逢着糜啓世在彼。糜啓世道謝惠賬之意。道明因爲離間羊糜起見。故此開言。卽說彼此自己人。無須客氣。好使得羊鏡清生疑。募化時兩下爭執。動起武來。被糜啓世一勸。卽此住手。分明表示給他的面子之意。三人由羊宅回轉周宅。道明思忖先去訪糜啓世。再去尋頭陀。然後再找羊鏡清。準備和他大決鬪一回。分個彼此。預料羊鏡清羽翼雖多。但須用計。先將他的心忌之處尋着。庶幾可以

使得他俯首就範。那時可以迎刃而解。故此道明向二人說明。午飯後。獨自一人到悅賓客店去訪糜啓世。彼此見面。先叙以前相識的歷史。隨又詳述此番來尋羊鏡清的原因。要求糜啓世幫助。最小的限度。亦要他中立。末後並問他那同卓頭陀的法名住處。糜啓世自幼兒練就武藝。在兩湖一帶。向有俠義的名譽。自己又做着鏢師。川廣雲貴的遠路鏢。都能萬無一失。可稱得起極有面子。這會被道明一說。打動了他的俠義心腸。覺得羊鏡清所爲的事。太毒辣了些。本待沖口而出。答應道明。一轉念想着。羊鏡清雖然可惡。但是待自己。却不能算錯。自己何能聽一面之詞。便幫着去動手。須得在此打聽打聽。明白了他的真相。再出手也不爲晚。便說道。長。你老既爲着故主之情。不辭勞瘁。到此與羊鏡清交涉。在理。愚下路見不平。就該拔刀相助。祇因愚下現在吃的是鏢行



飯。行路時多。在家時少。結怨於人。未免將來多事。所以只好遵道長的示。嚴守中立。至於那同桌的頭陀。他告訴愚下。現在本地靈鷲寺掛單。法名志靜。道明聽得志靜二字。不由訝道。哦。原來是他麼。怪不得先時見着。有些面善呢。這可真叫做冤家路窄了。糜啓世道。敢情道長和他相識麼。道明道。不在前五年。他在山東萊州登雲寺內做住持。俺打從萊州經過。聽人傳說。他是個赫赫有名的淫僧。登雲寺內。垢藏納污。清靜佛地。非常的黑暗。因比俺特地去訪他。兩下遂結下怨恨。畢竟兩下如何結仇。請待下回續寫。

第八回 逞兇鋒頭陀助虐 施手段道人除奸

話說道明聽說頭陀法名志靜。不由倒抽一口冷氣道。這真是冤家路窄。想不到會在此相遇。講到俺和他結怨的經過。在當時俺去訪他。寺僧小沙彌等一

口同音統回說不在。半夜前往。纔知他果然是個淫僧。貧道一時性起。便下去和他廝鬪。鬪了百十個回合。他吃俺打敗了。傷了右肩。負痛逃去。俺遂將寺內所有的惡僧爪牙。一齊查明逐去。將所有婦女。一齊放走。放火將寺毀了。嗣後卽不知他的下落。不料却在這裏遇着。從來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他既五年不見。定在外方練就特殊的本領。現在見着。不怕他別的。但恐他幫着羊鏡清。來和俺倒拔舊賬。雖然貧道不怕他。可是好漢難敵雙拳。他們人多勢衆。貧道恐未免相形見絀咧。糜啓世聽道明的口氣。頗有希望自己加入戰團。助他一臂的意思。但因自己處境。確乎不能幫誰打誰。果真要是加入任何一方面。定然要給江湖上人批評自己。說不明是非好歹。最小的限度。也得向人打聽清楚。方纔可以定見。遂假作不理會。但說道長藝高人胆大。先聲奪人。也許那

頭陀聞風先遁呢。道明見他不接近。遂卽含笑作別。起身告辭。糜啓世道謝他。早晨的點心。又說改日到周府奉拜。送出店外。方纔回轉房內。喚了小二進來。借着命他沖茶的因頭。喚住他。詢問他昨夜失火的羊公館。是什麼人家。主人憑着什麼度日。既稱公館。不知可曾做過什麼官。小二因他是個鏢師模樣。不敢多說話。回稱不大明白。糜啓世打聽不出。便出店外。到城內城外各處訪尋鏢行。拜謁各家同業。彼此打了一番切口。談起江湖話來。不消怎樣便自投契。糜啓世乘便訪問羊鏡清是何等人物。推說自己在沿途聽得人講。姓羊的雖然年輕。在北道上却是極有聲望面子的主兒。不可錯過。但自己初到信陽。一則不知羊府在何處。無從去到門投帖。二來不知羊某是不是位大英雄。平素既未謀面。貿然去見。知道他肯不肯賣交情。所以要先打聽打聽。那些鏢行同

業走南到北。海角天涯。原是慣的。見糜啓世北來探路。雖然是初遭兒。但思無形中自己等幫了他的忙。他回到兩湖一傳說。自己等下次如保南方鏢。便可借他的力。得以保全。彼此同行。不無關顧。因此遂說糜爺。講起羊某來。在北道上實可稱爲小輩英雄。雖然出名未久。但他的本領。確乎是超羣拔俗。豫州豪客的大名。幾乎無人不知。看他年紀雖輕。有句老話。叫做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他手下高來高去的能人。數說也不知有多少。但就他常在一起的人講。也有十來位咧。他的本領既好。自然在北道上極有面子了。不過他爲人有件極不道德的事。便是喜好女色。若問他的官階。只因仗着他的財勢。在本地捐了個武職官兒。人家巴結他有錢。哈捧着他。管着他稱少爺公子。還有稱老爺大爺的。總之他在表面上。當然是位有名的紳士。結交官府。包攬詞訟。在

背地裏也常驅使羽黨打劫行旅。魚肉小民。他的家宅很多。化名也不少。除去他的親信以外。雖在道中的人。亦不能明瞭。不過他也有一件好處。便是對於俺們同行。却向來抱着個親善政策。從未做過對。所以和俺們同行的感情。倒很不錯。糜爺如果去拜訪他。准得有面子。俺們可以保險的。他家住在中街上。只要一問人。便可以問到的。糜啓世聽罷。果然與道明所說不差。暗忖此人的確是個害羣之馬。不講別的。單講他魚肉小民。包攬詞訟。生性好色。結交官府的四項罪狀。已是罪不容誅。邊想邊說。他既講江湖義氣。和朋友交情。那是再好也沒有。我明天准去瞧他。說罷告辭。鏢行內朋友。便尋問到城隍廟巷內周正道家來。訪問道明家。丁向內回。道明聽說有位湖北人姓糜的來訪。知道是糜啓世來了。忙同着周雷二人。出外迎接。讓到客廳上。道明給糜雷周三人引

見了卽謝糜啓世回謁之情。並重申前意。問他對於羊鏡清。還是俯賜同情。幫自己圓滿功德。還是守着隔岸觀火的宗旨。糜啓世道。道爺不問。愚下亦要申說。方纔道爺相顧。所說姓羊的種種劣跡。愚下初時還在半信半疑。道爺去後。愚下去本地同行的人家一哨探。果然羊鏡清的行爲不端。論理。愚下吃只碗走道保鏢的飯。就該不多人家的閑事。免去多結冤家。但因激於義憤。實在有些放捨不下。所以特地來見道長。情願幫道長一回小忙。同去他家。興一回問罪之師。道明聞言大喜。忙打稽首道謝。周雷二人也都深佩糜爺見義勇爲。四人坐在客廳上。從長討論。這回去找羊鏡清。該當怎樣去法。因爲根本解決。第一着先要使顧山孫家中的人口。和被累的人。脫去災害。第二要將顧山孫的妹子救出來。使文書紳夫妻團圓。然後再澈底解決羊顧兩家的恩怨。因爲大

家心中。認爲羊顧兩家。從前定有舊仇。倘或一點難過沒有。羊鏡清只爲着一個色字。那麼刼了顧山孫的妹妹。也就完哪。何苦定要使他家破人亡。討論到末了。道明又想着那個在靈鷲寺掛單的志靜頭陀。乃是個著名窮凶極惡的淫僧。自己原和他有仇。他如不曾改過。到此幫着羊鏡清。却也可慮。因此和三人說知。三人齊說多樹一敵。何如暫且以鎮靜爲主。不去理會。果真他怙惡不悛。幫着羊鏡清。那時便先去除他。大家商議停妥。周正道堅邀糜啓世到自己家中來住。糜啓世忖念自己既已鑽進了這是非窩兒。便不住在周宅。不能算是澈底。不如搬到這裏來住。大家多個照應。逢事也好商量計較。想定便說。既承周爺台愛。自當從命。只是打攪尊府。心中不安。周正道道。大家志同道合。正是自己人了。糜爺何必客氣。隨喚家人跟着糜爺。到客店裏去拿包裹物件。糜

啓世別了三人。領着周宅家丁。一同到悅賓客棧。將賬目結清。東西理好。交付周宅家丁拿着。自己同着他。仍回周宅。當晚周宅設宴款待。糜啓世道明雷震宇三人。大家商量。用什麼計策。可以救顧山孫的妹妹。和脫免文書紳等一千被累人的官司。雷震宇道。這件事。俺想最好以其人之法。治其人之身。設法走去將羊宅的內眷。或是要緊點的人。劫幾個來。放在暗處。後着人送信給他。要挾他將顧小姐放出。並自去順德銷案。脫免一切被害人的官司。各位以爲如何。周正道道。方法雖好。可惜太緩。依俺之見。不如使疾風暴雨的手段。分途進行。先去用夜行人探路的手段。劫住羊宅的家丁。問他的實在下落。問着了。俺們便去救人。問不着。便用雷爺所說的計。大家好有個交換。顧小姐如果死了。俺們便一報還一報。但一面俺們順帶不爲偷。多取羊宅些銀子。現在的官府。



誰不是見錢眼紅的主兒。只要有銀子。什麼事不能了。何必要姓羊的原告。自己去銷案。文書紳等一千人。自能脫累。道明道。周爺這話不錯。俺們就照計行事罷。但這麼一番大舉之後。分明使你和羊家結了仇。俺們都可以走的。你却如何。周正道。不妨。俺別處儘多房屋地產。風聲一緊。俺們不妨搬家到別處去。大家商量定妥。酒飯畢後。各人紮束整齊。拿了應手兵器百寶囊等件。一齊從天井內上屋。明前前行。三人隨後。逕向羊宅而來。到得羊宅屋上。道明剛越過屋脊。猛不防一人使虎頭鉤對後心便刺。道明急向傍閃。回頭看時。原來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冤家對頭。那個志靜頭陀。月光下看得明白。只見他穿着短衲。紮束緊緊。足下登一雙黃布僧鞋。雙手擎着一對虎頭鉤。向着自己刺來。道明知道他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一定分毫不讓。遂將手中戒刀一緊。迎着虎頭鉤。

架格遮攔。先試了試他的力量。覺得他的膂力。比先時增大得多。身法步法。亦比從前靈活。估定他的本領。比從前精純。遂也不敢怠慢。使出平生的本領來。和他相角。那志靜力大如牛。一對虎頭鉤。上下翻騰。在月光下面。耀得人眼花。加着道明的一口刀。晶光雪亮。只見兩團白氣。籠罩着滾來滾去。周雷糜三人。見道明獨鬪頭陀。未分上下。正待上前幫着動手。猛聽得下面一聲大嚷。那裏來的野種。敢到這裏來撒野。不要走。俺們來拿你報官。接着便見下面颼颼颼。躡上三個人來。冲着三人。捉對兒廝殺。道明力戰志靜。他原本留神。恐怕下面有人上來。這時下面果有人來動手。知道羊鏡清邀來的生力軍。定然衆多。自己如再戀戰下去。恐敵衆我寡。難討便宜。遂即將刀法變換。逐步逼緊。那志靜豈是善者。他自從登州脫逃之後。逐日苦練。立志要報道明的仇怨。雲遊各處。

老未訪着。皆因他認定道明是在直隸省或是河南省。所以他老在直隸兩省尋找。那知道明的行蹤無定。並不在家鄉地方呢。因此未能遇着。這番他到信陽來雲游。本意也無非爲的訪尋道明。所以他掛單在靈鷲寺內。心却留神在外面。他和羊鏡清本也相識。原是兩下慕名的朋友。那天夜間。他在寺內。陡聽得外面敲亂鑼。知道火警。他趕着出來。縱上屋去哨探。認得那燒的地方。是羊宅後面柴灶。知道不會成災。但遠遠見屋面上有人飛奔。在火光中顯得明明白白。不由一愕。暗忖。姓羊的是豫州豪客。誰不知名。難道竟有這般胆大的。到此尋他生事。豈不是到老虎頭上撲蒼蠅麼。再一轉念。來者定是羊鏡清的仇家。否則絕不至夤夜到此。想罷。遂跳下去。仍舊安寢。第二天一早起身。想到羊宅去問信。道驚。但想着自己不必多事。還以假作不知爲妙。遂獨自到長春館。

樓上去用點心。上樓後。四面一望。見羊段二人同桌。四目含怨。滿面殺氣。一傍道人等三位。亦是滿面怒容。他是久闖江湖的老輩。豈有不能鑒貌辨色的。况且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明明見着道明。那肯當面錯過。因此遂不和羊段招呼。却和糜啓世同桌。只不過兩下以目示意而已。當時見道明和羊段言詞冲突。心中已瞧科十分。所以他回答糜啓世的話。老是勸他不要多閑事。他從樓上回寺。心想道明既和羊鏡清尋仇。自己如去幫羊鏡清。明是幫他。暗中却是公報私仇。一舉兩得。那是再好也沒有。因此他便於下午。離靈鷲寺。到羊鏡清宅中來。羊鏡清這時正和段知遠商量抵禦道明等人的辦法。一見志靜到來。正是幫手到此。好不歡喜。趕忙迎接行禮。各問別後之事。末後說到長春館見着的情形。問羊鏡清和道明有何冤仇。羊鏡清嘆道。志靜師有所不知。這個所謂

冤家路窄。講到此仇。來由甚遠。計算起來。已經有幾十年了。當初順德顧家。在信陽作知州。他將俺先祖父和人家爭墳地一案。糊塗斷結。先祖父受此悶氣。抑鬱而亡。遺囑先父。定須報此仇恨。無如先父手裏。老沒有這個機會。直到先父臨危。叮囑俺切記報復。志靜師。你是知道俺的。俺須不像先父的那樣。能耐心等待。時候時機。要幹便不怕。要怕就不幹。故此俺指揮部下。邀集朋友。親自出馬。到順德去做了一番事業。却不曾料到。有道明這麼一個人。從冷灰裏爆出熱豆來。同俺做對。他要俺放手。俺這件事。已經做到錯字上頭。那能收得回來。所以就只索錯到底了。志靜道。他要你怎麼放手。你又怎麼錯法呢。這話貧僧可就有些不大明白了。羊鏡清道。初時俺見着顧山孫的妹子。頗思留下做自己的小星。那也無非是惡毒報復的意思。後來一想。顧小山一死。這個仇總算報

了。何苦要這般毒辣打蛇也得打在七寸上。不能這樣過分。但是人已劫出。再送回去似乎有些爲難。因此將那姑娘轉送給俺一個朋友。做了補房。那姑娘從不從俺朋友的願。俺可也不很明白。不過這件事。俺已做錯。人已經轉送給人家。那還能要得回來。所以只好錯到底。講到道明怎樣要我放手。他以化緣爲名。要俺聽他的話。師父你想。俺殺顧小山。是爲的報仇。俺要依了他。豈非要將自己抹頸子麼。再則那姑娘不在俺這裏。叫俺拿什麼可以還他。俺既不能遵依。自然只得和他對敵。殺得過他。當然沒甚要緊。俺如敗了。亦只有脚底明白。遠遠的走往別處。從此將豫州豪客的名號取銷罷了。志靜笑道。羊居士何必這樣自謙。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貧僧今既到此。斷無看朋友笑話的理。道明不來便罷。倘或他要再來。遇着貧僧時。斷不輕輕將他放過。羊鏡清聞言。

大喜拱手稱謝。當即共商禦敵之策。段知遠道他們定然在夜間來此。俺們現在共只三人。須防他們來的人多。最好再邀幾個人來幫忙。羊鏡清道。曹孝已是來過。俺昨天請他到外面打聽消息。順便就近先邀幾個朋友。他今日尙未回來。不知何故。段知遠笑道。羊兄這話說得太不聰明了。他先在路上和道明見過面。一路到此。他自知不是道明的對手。所以只來送個信。算是已盡過朋友之情。至於要他幫忙去請朋友。俺看這件事是靠不住的。羊鏡清道。既這般說時。俺們如何辦法呢。段知遠道。老兄且慢着急。俺既說到邀人幫忙。當然有個打算。去信陽城外二十里地。有所花家寨。俺們去將花家弟兄請了來。不是立刻有了幫手嗎。只要有幫手。便不怕道明他們人多了。羊鏡清大喜。立刻請段知遠寫信。差家丁出城去請花家弟兄。一面召集手下。吩咐他們謹慎預備。

他手下家丁共有四十名。一個個都是精壯大漢。這班家丁。不過是表面上的名義。其實在家便是變相的打手。和看家護院的人。跟着羊鏡清出門。立刻就分爲頭領和嘍兵。總而言之。羊鏡清不過借此謊騙當地人。名義上叫做主僕罷了。他這四十名家丁之中。有四名領班的頭兒。因爲他是捐班。不會得到什麼爵位名號。所以對於這四名頭目。不便稱做家將。只好喚做班長。平常分着日期值日。白天夜間。分爲兩班。一遇有事。便通力合作。在編書的爲行文便利起見。仍舊喚他們爲小頭目。這四名小頭目。一名鐵臂膀苗勝。便是上文在紙紮店堂內。擺着花瓶架子和糜啓世交手的大漢。還有三名。喚作急火星王能。笑面虎也剛。打英雄牛四。那王能的生性。急如星火。也剛恰巧和他相反。嘻皮笑臉。慣會暗箭傷人。牛四是戲班裏武行出身。所以三人的外號。各各的不同。



苗勝的兩臂自幼卽練就硬功。所以喚做鐵臂膀。當日四人奉命準備。卽刻召集手下。議定辦法。分爲四隊。兩隊駐守中央。作爲預備隊。兩隊巡邏前後。作爲交鋒隊。各人都將兵器佩好。預備廝殺。到得晚飯時辰。出城去請花家弟兄的人。已是同着花家弟兄一齊回來。那花家弟兄。乃是信陽州有名的人物。名喚神彈花萼。鐵頭花芳。飛腿花芬。龍眼花蕊。弟兄四人。各具有一種特別的能耐。尤其是花蕊的武功最佳。真可稱爲超羣軼倫。出類拔萃。他四人和羊段向有往來。彼此互有關照。比如官府中風聲緊。羊宅卽飛速派人去送信。倘或外路有什麼財爻。花家弟兄得信。准給羊段放風。彼此通力合作。同去將這件事辦了。兩下有此交情。自然友誼很好。所以家丁將信送去。花家弟兄立刻就來了。當時見了面。羊段將道明來尋仇的話。說了一遍。又說請四位老哥。幫回忙兒。辛

苦辛。苦。壯壯威風。或許仰仗四位的大名。可以嚇退他們這班鼠輩。花家弟兄受這一捧。當然立刻答應。說大家自己弟兄。當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些須小事。二位不必耽憂。那妖道不來便罷。如果來時。准叫他生來死往。羊鏡清大喜稱謝。卽命家丁排設酒席款待。當日夜間。志靜頭陀預先伏在屋上。先和道明交手。其餘的人都在下面候着。一聽見屋上聲響。遂卽從四面絡繹上去。羊鏡清段知遠花蕊三人。飛躡上屋。和糜啓世等廝殺。羊鏡清一見糜啓世那口怒氣。恨不能立刻將他劈死。大罵姓宛的。你太不懂交情。昨兒夜裏饒放了你。今日白天又給面子與你。你竟幫洋吃相。和俺們作對。今日不殺你。也不算是英雄好漢了。……他們這裏捉對兒廝殺。道明見對方人多勢衆。急中生智。詐敗而逃。誘志靜來追。志靜一鼓作氣。見道明敗走。心中大喜。滿謂道明此番定然

甘拜下風。自己既幫了人的忙。又報了自己的仇。他那知道明別有深心呢。當時道明見他追來。足下一快。疾如鷹隼。風馳電掣般。躡高縱低的向斜刺裏而走。故意裝出畏怯的情形。脚下也不知越過了幾條街巷。多少人家。那時正在初十。月色甚爲明朗。道明來到一所大廈的屋頂上。四看無人。立住不再走。在腰間摸出五粒鉄彈子來。握在手中。專等志靜到時。給他個不得壽終。志靜仗着藝高人膽大。奮勇遠追。到得面前。大喝道。明休走。無論如何。俺如不要了你的命。俺絕不輕輕恕你之罪的。道明揚手一彈丸擲去。志靜急向傍閃。道明第二彈已發。接着第三彈又到。志靜急用虎頭鉤迎擋時。怎奈道明的第四五兩彈丸又飛星般打來。饒他讓得快。左手虎口上和右脚踝兒上。均已各中一彈。不由回身忍痛逃走。原來道明的彈丸。乃是用手指彈發的。有名喚做迎門五

不過。只乃是他的生平第一絕技。無論那路的英雄。都難逃得了他的五粒連珠彈。有時他一手併發五粒。如同三國時一弩五箭的樣子。所以喚做迎門五不過。當時他見志靜受傷回身。便又在身邊摸出五粒端圓的鉄彈丸來。五指齊發。竟如五顆流星。直奔志靜的後腦背心打去。志靜回頭看時。一粒彈丸。正打他的左眼角上。又一粒正打在他的肩頭上。他負着痛。呆了一呆。道明已一個箭步。縱到面前。兜心便是一拳。不知志靜性命如何。請待下文再寫。

第九回 奮神勇單刀破雙拐 逞拳技空手敵白刃

話說道明縱到志靜面前。伸拳去擊時。志靜頭陀雖然此時已是受傷。究竟他係江湖老輩。技擊名家。又兼曾經苦練過一番功夫。這幾粒彈丸。雖傷也還不至致命。所以他當道明縱過來背心一拳時。他雖護着疼。無有抵抗的力量。但

是身法靈活。他對於躲閃二字，却還可誇一句便捷非常。因此他雙脚一起，望斜刺裏一縱。縱在另一家人家的屋上。讓過了這拳。撒腿就跑。道明又掏出五粒彈丸來。對着志靜打去。志靜聽得背後風聲。知道他又使暗器。急將脚步放快。向傍躲閃。無如道明的彈丸。迎面五不過。除非和道明有同樣本領的。方纔可以避得了。接得住。志靜的武功雖好。畢竟在接暗器打暗器的技能上。尙未十二分精練。他滿謂有一身硬功。刀槍尙可不入。小小的暗器。何能損害到那裏。萬不料暗器的利害。憑你全身硬功。怎樣練得到家。打暗器的人。只要能有一百步穿楊的本領。專對你的雙目以及命門等處進攻。你如躲閃不及。或是無有接暗器的本領。只要被暗器傷着一下。不但硬功無用。而且受傷非輕。所以當時道明對於志靜。不用力戰。專用彈丸取勝。便是這個道理。志靜雖然身法

快捷無如道明的彈丸。手法實在高妙。好容易被他躲過三粒。最後兩粒。仍舊傷了。一粒中在志靜的後腦勺上。一粒中在志靜的左足跟上。志靜被這兩彈。頭目不由有些昏眩。那雙足因爲都受了鉄彈的緣故。對於跳縱騰躍的步法。不免大受影響。立刻慢了許多。道明知道他已受傷。忙將足下一緊。追上去掄戒刀在後便砍。志靜急忙回身使虎頭鉤迎敵。心中着急。不得不稍求緩和。遂於招架時且戰且走的說道。你這賊道十分可惡。須知窮寇莫追。你既佔了上風。俺總算是輸了。也就得哪。偏生你緊緊不放。死不饒人。難道定要俺的好看不會。道明見他話中求饒。心中不由一軟。暗忖這禿驢雖然可惡。究竟是佛門弟子。看在佛爺面上。姑且饒恕他性命。給予他一條自新之路罷。道明想到此。那手中的戒刀。無形中竟懈怠鬆慢了許多。志靜乘此機會。雙鉤飛舞。拚命價

向着道明進攻。霍地跳出圈外。連縱帶跳的逃走。道明本想就此放他。不再窮追。無如見他逃走有一箭多遠。忽然高聲痛罵賊道。你須放着俺不死。俺們有緣。三年後再見。聽他口氣。絲毫無悔禍之心。反而有報復之念。覺得就此饒放了他。正是自己給自己留害。將來必爲後患。不如很很心。乘此除去他。想到此。雙脚一起飛也似向前猛追。志靜足踝骨和足後跟。本都受傷。護着疼。那能及得道明的快捷。早被道明追着。很很地掄着戒刀。死命相撲。志靜見來勢凶惡。道明的刀法。又一刀緊一刀。手手都難於破解。應付不由得心慌意亂。帶傷護疼。掄着一對虎頭鈎。祇有抵擋招架之功。那有觀空還手之力。五七個回合。早已招架不住。被道明撥開虎頭鈎。劈面一刀。將志靜的肩窩。戮了個透明窟窿。志靜受此重創。那還能立得住。不禁啊呀一聲。仰面倒屋上。他倆在屋上交。

手兵器乒乓聲响。已是將下面人家驚動。何況這時志靜跌倒。在屋上時那重大的响聲。豈有不將下面人家驚醒的道理。因此下面便有人大呼小叫的問屋上是誰。更有人在下面大呼捉賊。道明雖然聽見。但却只做不理會。趕着一個進身。挺着那口戒刀。對於志靜頭陀的前胸。直搥了一刀。志靜狂呼一聲。手脚一直。登時死在屋上。道明心忖。這人命官司。無辜要累得下面人家去經官動府。未免太無意識。還是將他帶了走的爲妙。因此便俯身將志靜的屍體。挾在左腋下。將自己的戒刀。插在背上。將志靜的一對虎頭鉤。併拿在右手裏。運用功力。身輕似燕的跳躍無聲。飛奔到羊鏡清家屋上來。……其時羊鏡清花蕊段知遠等。和糜啓世周正道雷震宇等三人。在屋上捉對兒廝殺。正殺到難解難之能際。花萼花芳花芬等弟兄。同着苗勝王能也剛牛四等四名頭目。也



絡繹從四面上屋飛趕將來。十個人圍着糜啓世等三籌好漢交手。羊段二人深恨糜啓世無因幫着道明。來和自己作對。故此二人對於糜啓世協力進攻。格外的用力。糜啓世等三人。先時以一對一。還可以略占上風。這時以寡敵衆。不免相形見絀。漸漸的有些難敵。正到慌促間。恰巧道明從遠處奔來。月光下。瞧得真切。見三人已將到力不能支之時。趕緊一步。大喝一聲。將左腋夾着的志靜屍骸。用右手一托。使勁兒向着羊鏡清的背後擲去。羊鏡清猛聽得背後聲響。只道有誰放暗器。趕着往傍邊閃讓。雙足一跳。讓過了志靜的屍體。那屍體恰巧打在段知遠的刀上。霍一聲。竟將段知遠手中刀碰飛到下面天井裏去。不偏不倚。正戮在一名打手的頭頂心裏。啊呀一聲。立刻傷重斃命。死在地上。那屍首笨重。落了空。掉在屋簷上。嘩喇一聲。竟將屋簷連屍首。一齊往下坍。

跌落。在天井內。屋瓦亂飛。灰砂迷目。早又打傷了三四名打手。接着道明將虎頭鈎分兩手握著。縱身過來。冲着羊鏡清便刺。羊鏡清這一驚非小。便是段知遠和糜啓世等雙方。也都各吃一驚。及至見是道明時。段知遠等九人。不由倒抽一口冷氣。駭出一身臭汗。登時有些手慌脚亂。糜啓世等由驚轉喜。立刻精神陡長。雖然這時以四敵十。同是以寡敵衆。可是那股勇氣。竟比方纔大不相同了。道明掄着一對虎頭鈎。如同瘋狂般向羊鏡清沒頭沒腦。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的。不按家數亂刺。羊鏡清驚駭之餘。一時間竟看不出道明是使的什麼解數。儘其平生力量。祇管得架隔遮攔。已是萬分不易。直累得渾身大汗。氣喘吁吁。心中一急。手中又鬆了勁。不由格外着慌。道明見羊鏡清不識自己的家數。料到他已將筋疲力盡。索興將手眼身法步五字訣。儘量的施展出來。或左

或右。或前。或後。閃展騰挪。跳縱進退。攪得羊鏡清頭目昏花。不由將身向後。且戰且退。段知遠見羊鏡清戰敗退後。遂急急飛身過來。拒敵道明。原來段知遠左右兩手。先是使的雙刀。他被屍首將右手的一口鋼刀碰飛後。只剩下一口刀。與糜雷周等三人交手。這時見羊鏡清難占便宜。他遂仗着單刀來敵道明。苗勝也剛一傍早也看見。深恐羊鏡清有失。也抽身過來。幫着段知遠。丁字脚兒站着。夾攻道明。道明抖擻精神。以一敵三。將手中虎頭鉤遮隔。戮刺鉤。使出渾身的解數來。羊鏡清見有人幫助。略定喘息。便又縱身來攻道明。道明被四人四面圍攻。心忖自己同來只有四人。這裏人多手衆。非出奇不能制勝。況且自己使用雙鉤。亦不甚合手。不如顯一顯本人獨到的技能。驚退他們這班人物。邊戰邊想定主意。急將雙鉤對着段知遠擲去。段知遠一閃。那兩把虎頭鉤。

竟飛落到對面屋上去了。可巧那邊屋上正立着兩個羊宅打手。在那裏瞭望。猛不防飛來雙鈎。月光射着鈎形。晶瑩雪亮。正將二人的眼睛耀得不能逼視。等到鈎到面前。二人趕忙向傍讓時。那還來得及。恰巧被兩鈎將兩人的前胸刺着。兩人同聲啊呀。一齊仰面而倒。順着滴水簷。滾跌將下去。兩名打手的本領。本很平常。受了鈎傷。已是危險。那還再經得起由屋上跌下地去。早已頭破血流。性命結果咧。道明的雙手既空。急從背上將戒刀拔下來。霍霍霍。照着羊段苗七四人飛去。四人初見他空手。莫知所以。不由一愣。及見他戒刀使動如飛。霍霍霍。颼颼颼。一片白光。耀得四人目光閃爍。風也似團團亂轉。直向四人身上捲來。四人恍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趕緊連用武技。迎住交鋒。道明的戒刀。使的解數。原都是法本道人所授。完全從太極劍劍法變化出來的家數。

再經過道明自己的閱歷改造。竟成爲獨得其秘的絕技。上下翻飛。既像擊劍。又像舞刀。完全自成一派。不同凡俗。羊鏡清段知遠二人。原都受過高人的傳授。還可以迎戰。至於苗也二人。不過從羊鏡清學得些微末功夫。那有本領。抵敵道明的刀法。稍一疏忽。早被道明一刀。將苗勝連肩帶背。劈死在屋上。也剛心驚胆戰。慌了手脚。又被道明一個鷄子翻身勢。挺刀一削。將一顆腦袋。連肩頭。削落在屋上。苗也二人送了命。羊段二人便有天大本領。也得慌迫驚懼。手脚一慌。道明乘此將戒刀移在左手。右手在腰間掏出五粒彈丸來。邊用刀向二人搏戰。邊將手中彈丸。連珠價向二人打去。二人萬不防他使暗器。慌促之間。那能抵禦。躲讓。各人手腕上早都着了一下。道明使的力大。又在面前。不比志靜受彈傷時。兩下離着遠。那受的傷。當然比較的重得多。疼痛的分兒。也就

加了倍。兩人手中單刀。被道明使刀奮力一磕。早被磕飛。落在屋上。道明乘勢進身。段知遠急難退讓。慌急中用左手一格。可憐他啊呀一聲喊。五個指頭。被道明削去。後來十指連心。段知遠這時痛澈心肺。倒在屋上。順着屋瓦勢一滾。滾落下天井內去。身受重傷。立刻暈了過去。羊鏡清却借此一着閑空。雙脚一起。縱到屋脊後面。飛身到後面天井內去。雙脚一找地。總算他的能耐大。不會跌倒。但也打了個踉蹌。幾乎栽在石堦沿上。道明正待追趕。却不防花萼在那傍見着。大吃一驚。拋下糜雷周三人。趕緊跳過來。迎住道明。道明將來人一看。見他身材矮小。形容瘦弱。絕肖一只大馬猴。不由一驚。暗說此人武功。雖不絕頂。也定超羣。再看他手使雙短拐。料定來人的拐法。定然厲害非常。心中既驚。手中自然不敢怠慢。卽刻使用刀法。架住雙拐。專一閃讓。且不還手。看來人使

的那路拐法。並試探來人的力量和雙拐的重量。因恐來人力大拐重。戒刀被他一磕。須要震破虎口。掌握不牢。花萼見道明並不還手。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趕將雙拐一緊。點點戮戮。亂打將來。道明試探了一番。看出來人拐法。是使的雙刀手法家數。遂將戒刀一緊。使出一路花刀的解數來。專一前後跳縱。口中怪嚷怪叫。意在恫喝來人。使他耳失其聰。目失其明。本來道明的戒刀。分量遠非他人可及。又兼力大身活。張如飛鳥。收如猿猴。急如鷹隼。猛如虎豹。那花萼的本領。在花家弟兄中。比較起來。要算得是第二。身材矮小。專善攻人的下三路。又兼使的雙拐。盤頭蓋頂。道明見他拐法嚴謹。花刀不能取勝。又見他專來攻下三路。遂將刀法變換。改用滾刀的手式。防着下部。亦去取他的下三路。有時一奮身。騰躍搏擊。使出刀劈華山的架式來。取他的頭部肩臂。兩人

戰罷多時。正是棋逢敵手。道明心中着急。看那天空時。月色漸淡。東方已將微明。忖念如再不取勝。天明之後。須有許多不便。心急之下。手中的氣力。和遍身解數。格外使得周詳勇猛。滿謂可以取勝。那知花萼的短拐。亦是他獨有深造的技能。非尋常可比。因此道明仍舊不能稍佔便宜。道明見仍難爭勝。心中更急。忽然想着自己遍身是軟硬功夫。何不完全用出。他的鉄拐。只要碰在功上。兩強相遇。必有一損。自信數十年苦練的硬功。斷非他一拐可傷。兩下既不功力悉敵。他的拐被硬功一挺。定然被撞回去。他的手勁料難再執得牢。如飛去一拐。當可立刻取勝。想到此。遂立定身體。揮刀遮架。一面將渾身的硬功。完全運氣練好。練好後。即將戒刀一挺。專一的取手勢。毫不避讓。花萼以爲有機可乘。卽仗拐乘虛而入。來捉道明的破綻。誰知左手一拐打去。打在道明的右肩。



上。道明非但不曾退讓。而且反聳肩一迎。兩下用的力都猛。硬碰硬。當然以力小的吃虧。因此花萼的鐵拐。竟直撞回來。左手不由一鬆。那柄鐵拐。竟與花萼脫離了關係。飛落下屋去。說也湊巧。恰好這時羊鏡清在下面略息一息。心中惦記着屋上的勝敗。那能久息。遂又提着單刀。從天井裏飛身上屋。猛不防正逢着短柄鐵拐迎頭飛到。羊鏡清腳纔找住簷頭。還未站穩。見有一件兵器飛來。那能抵禦。後退脚下落空。倏閃也難立足。不得已。只得用刀向上迎架。拐重身虛。那口刀竟被拐一磕。飛落到天井內去。如非羊鏡清頭偏身閃得快。早被拐打中頭肩腰眼哪。可是他上中兩部不曾打着。拐落屋上。打折了一根椽子。嘩喇一聲。屋簷跌落下去。羊鏡清身立簷口。那能受此影响。脚下一震。屋簷的椽子亦被震斷。身不由己。跟着屋簷嘩喇喇撲通一陣响。摔跌下天井裏去。

羊鏡清這個勛斗。跌得特別。並非頭向下脚朝上。乃是直筆筆的跌下來的。幸虧他練的功。非比傍人。要不然。至少也得將兩腿跌折。所好他的脚到地時。只顛跳了兩跳。脚踝骨略受損傷。卽已立住脚步。因爲護疼。遂一屁股跌坐在天井內青皮石上。那時花萼因鐵拐撞回來。左手臂都被震傷。牽動筋骨。一陣疼痛。道明的戒刀。又毫不容情。略不稍緩的砍來。急切中那能護痛遮架。沒奈何。只得向後退走。讓過來刀。因爲報仇心切。忍着痛將身一躍。飛在道明的頭頂上。使右手鐵拐。死命的向下一擊。道明見來勢太猛。不敢用頭功去挺。只得用戒刀向上一迎。無如花萼用力既猛。由上向下是順勢。又多少借着力。道明再力強些。也斷乎不能招架得住。因此那口刀。竟被鐵拐打落。險些兒將道明的肩胛削着。幸虧道明的身法靈活。他見戒刀脫手。忙將身體向前。使用燕子穿

簾勢平穿着飛躍過一丈以外。讓過了花萼的鐵拐。花萼身向下沉。半空中那能收得住手。一拐正打在屋上。嘩喇。嘩通。乒。乒。噲。噲。一陣响。屋瓦亂飛。那屋瓦下面的望磚和椽子。應手折落下去。落在屋內桌上。碰着碗碟磁器。所以嘩喇。嘩通。乒。乒。噲。噲。聲音。同時而作。花萼撲了空。險乎跌着個面磕瓦。手中鐵拐。被屋瓦磚頭一帶。也摔手落下去。花萼急用手一拄瓦面。好容易纔翻身立起在瓦上。說時遲。那時疾。道明早又空手奔來。花萼大吃一驚。急忍痛向斜刺裏逃走。那傍花芳看見兄長吃虧。急急躡過來。冲着道明迎面就是一刀。道明見來人凶猛。來不及去拾戒刀應敵。只得空手應戰。讓過來刀。使用神力。伸左手去奪花芳手內的單刀。畢竟兩下勝負如何。請待下回續寫。

話說道明空手赤拳。乘着花萼的敗勢。意待運用手掌的功夫。去傷他的性命。却不料花芳陡然丟下麀啓世雷震宇周正道三人。托地縱過來迎頭便是一刀。道明急切中不及拾起戒刀抵敵。祇得運起硬功。去抵擋來刀。看觀們。凡是懂得拳術的。當然明瞭。技擊中有種特別能耐。喚做空手入白刃。便是攷究的專靠徒手禦敵。不但以一敵一。而且考究以一敵衆。貴能空手身入重圍。應付刀槍劍戟。完全倚仗身法靈活。和一身軟硬功夫。方纔可以冒這種險。如果沒有絕頂的功夫。絕對不敢這般冒失。道明當時因見花芳等人圍戰麀啓世等。酣鬪了這許多時光。并未見三人的兵器損壞。料定花芳等所用的兵器。并無有什麼寶刀寶劍在內。所以他纔敢冒這個大險。伸左手去奪花芳的刀。看官須知。道明爲何用左手奪刀。却不使右手去奪刀呢。在這一層上。可以明白道

明的本領。左右手是一般無二。沒有分別。而且伸左手奪對方的刀。是一種側面作用。看官假使以身作則。實地練習一下。便知左手奪刀的便利。因爲道明向傍一讓。是偏身閃避。左手正與花芳的左手近。一伸手便可捉住花芳的手腕。卽不然。順水推舟。以左手向右手裏一掌。右腳一伸。也可將花芳跌一個鞠躬如也。面朝屋瓦馬爬着跌一交。再則左手一捉花芳的手腕。右手一伸。那口刀不被奪也得先被奪住刀柄。所以道明當時讓過花芳的刀。左手剛伸出去奪。右手卽已緊接着伸上去。花芳縱過來掄刀砍時。本係用的猛力。旣撲了空。不由將身體向前一栽。道明的左手來時。他的右手。正來不及縮回。恰巧被道明捉住。急用左手來幫忙時。道明的右手。正將他的刀柄奪住。道明力大。一使勁。竟將花芳的刀奪了過去。花芳急伸右手去奪刀。道明刀已奪到手。揚刀要

下絕情。花芳急切中無可躲避。祇得窩裏發砲。拚命價對准道明的左腋下。便是一拳。道明因急於保護左腋。左手不由一鬆。縮回來。擊花芳的拳頭。花芳乘此機會。縮手跳出圈外逃走。道明本待向前追趕。因見天色微明。東方已現魚肚白。忖度對方人多。立刻也絕難取勝。天光大亮。手執凶器。身染血跡。便是得勝也難行走。况在屋頂上。尤其不很便利。因此遂在屋上拾起戒刀。縱到糜啓世等面前。高嚷三位。時候不早。俺們且饒他們多活一天。明夜再和他們算賬。罷。糜雷周等三人。聞道明說。且先回去。自然一齊領會。隨卽各竄破綻。回身就走。花蕊花芬王能牛四這時。因見自己的人都吃了虧。也無心戀戰。再來追趕。故此道明等四人。毫無阻擋的。從屋上原路。回轉家中。正行之間。遠遠的見前面黑烟火光。冒穿屋頂。周正道辨視方向。正在自己家宅左近。吃了一驚。說列

位。前面失火。或許是羊鏡清的同黨。使的什麼鬼計。到俺家中去偷空。俺們快些趕回去。三人聞言。脚下速力。不由都加緊了。道明足力最速。這時風馳電掣。般飛趕到周家鄰居屋上時。果然見周宅正屋起火。火光熊熊。黑烟如濃霧般騰空而起。劈劈剝剝。響個不住。那火鴿子也順着風。從黑烟裏向別家屋上飛去。道明連嚷不好。暗說自己害了周正道時。周雷糜等三人已是趕到。一見這情形。周正道第一個着急。奮不顧身。前行到自家前面屋上。飛身而下。三人不能坐視。也只得隨行奔過去。跳下天井。所好這時天色微明。各家已到黎明。即起之時。左右鄰舍。都被驚醒。紛紛亂亂的搶東西。搬物件。用救火的器具。趕忙搶着救火。所幸周宅的前後房屋甚多。四面都砌着很高的風火牆。簡直像典當舖一般。又隔着夾牆大巷。周宅平時。因爲是富有之家。對於防火的消防設

備也很周密。在四面都埋造着不少的太平缸。缸內都貯着太平水。原是利人利己的公益設備。這時恰巧可以自救。又兼他家男女僕人衆多。所謂人多好做事。雖然火起。並無什麼大損害。已是大水傾盆的從四面搶着灌救。本來這夜周宅主僕。都知道客廳上有新來的一位道士和一位鏢師。更有一位雷震宇。四人飲酒。昨夜防了一夜。今夜從屋上出去。大家何嘗不提防有何風吹草動。所以一見火起。便都急速取水來撲救。不但人未曾傷。卽火勢亦未曾過分大。這時四人跳下天井時。早見有許多男女在那裏救火。四人急將兵器扔在一邊。奮勇提水上屋。一桶一桶的往火頭上澆。大眾在下面四下裏灌救。不多時已將火撲息。保甲地方及本城的文武衙門。都已飛派兵弁到來彈壓。因此周宅並未大受損失。僅燒去正宅三間。其餘前後房屋。因爲天井大。並未延燒。



着。各鄰居房屋。除去在下風的人家。稍受影响外。別無什麼損害。周正道這時。趕緊親自出外招待本地各衙門來的官吏人員兵弁。道明等趕着收拾兵器。從水地上跑到後面去。急急收兵器。道明又急將血衣脫去。團成一捲。扔在床下。用東西遮了。且不出去。專候周正道進來。聽候信息。那時周正道見了官員兵役。抱拳行禮。先給他們道勞。官員們因他是富家。又是有功名的人。少不得要給他的面子。不好照普通民居失火的例子辦。要抓火首到官訊辦。也祇得模模糊糊的問了幾句。周正道急將他們請在前面屋內坐地。招待茶水。又請他們踏勘了火場。說了幾句好話。打個招呼。封了些銀子。說是小僕們偶不小心。勞動各位長官和上差以及各位弟兄們。實在不安。些須菲敬。算是賜賞各位兵役的微意。等到晚生略可清理。查明情形後。再親到官廳請罪。請各位長

官大駕先回。看官們。天下的事。總是錢能通神。只要有錢。什麼事不可了。故此當時各官員兵役等。都無什麼話說。收了銀子。作別回去。自去分派。周正道打發他們走後。回進裏面。與道明等三人廝見。三人急問情形如何。周正道將情形說知。道明忙打稽首道。驚道謝。周正道道。師父何必如此。俺當初如非你老人家時。那有今日呢。說罷還禮。一面招呼僮僕。卽與三人預備早點。自己又出去查看情形。命人點查損失。計點家中男女人口。有無損傷。一面親到各鄰舍人家道。驚叩謝。回來又查問起火情形。正在烏亂間。周宅的親戚本家世交以及正道的朋友。得信絡續趕來探問。周正道又忙着分批招呼道謝。派家下人分頭接待。自己罷用點心。抽出空閑來。親到縣衙州衙等各本地衙門去報告。無非說家人偶不小心。請求各位父母官原諒恕罪。多少罰了些銀子了案。忙

碌回來。已是午後。趕着再和道明等三人同用午飯。飯後請三人休息安眠。自己趕着督同家下人等。收拾瓦礫場。打掃整理。到傍晚時分。纔到後面去安睡。心中有事。睡到晚飯後。已是醒來。急又邀道明等三人同用晚飯。晚飯用畢後。周正道這纔告訴三人起火的情形。乃是被飛賊放火。來人定是羊鏡清的同黨無疑。……原來周宅的火。確係羊鏡清的同黨放的。皆因曹孝一路尾着道明。到信陽州後。他卽到羊宅送信。本來他與定慧和尚。都是受了羊鏡清的托。同由信陽州起行。往迎道明。一則試探道明的本領。二則邀請朋友。同時受羊鏡清的托。分途迎道明做探子的。另外還有二人。那二位和曹孝定慧。四人分做兩起。分爲兩路迎去。皆因羊鏡清預先接外路來報。知道明是從何路來的。但來路有大路與小路的分別。所以羊鏡清要派兩起人。那另外兩位。後文自

見。這時先說曹孝定慧。他倆由信陽起身。約定每到一處鎮集。輪流着一個從南進街頭。一個便繞路從北進街頭。大家在街上茶坊或是飯莊或是吃食店裏會面。一路都是如此。並未遇着。那日在牧馬集茶坊內會見道明。他倆暗中一使眼色。卽已會意。故此只做各不相識。及至與道明比試後。三人分先後由茶坊出外。在街北口上僻靜處會着。這本是他們預定的辦法。彼此一商量。看來此事難以調解。還得從速設法。因此曹孝便緊緊尾隨道明。同到信陽。定慧卽去代羊鏡清邀請朋友。分途辦事。曹孝到信陽後。見道明住在周宅。趕緊卽到羊宅報信。隨卽帶着牛四。同到周宅來見道明。半是恫喝。周正道。半是最後勸解道明。兼帶駭嚇他的意思。無非是欲他驚懼。羊某的黨衆人多。知難而退。他同牛四回到羊宅後。羊鏡清正和段知遠計議未完。那段知遠本是羊鏡清

的知己朋友。在江湖上亦頗有聲望。因在外方聽得道明尋訪韋子澄和束伯仁及羊鏡清的消息。特地親到信陽州來探望羊鏡清。并給他送信。兩下見着。各自摩拳擦掌。滿謂道明獨自到來。便有三頭六臂。孤掌難鳴。諒也不足爲慮。及至曹孝來報。知道道明住在周宅。周正道在信陽州。雖不是站碼頭。結交江湖的人物。但他的武勇。江湖上知道他的人。亦頗不少。故是二人要商議抵禦方法。等到曹孝領同牛四。由周宅回來報告時。二人尙未商諒出計策。聞報三人共商。羊鏡清仍請曹孝去請人。催請定慧速來救應。最好明日卽有回信。自己一面與段知遠預備迎敵。吩咐手下打手頭目等留心。及至當夜被道明放火。又有糜啓世來窺探。次日長春館利在本宅先後與糜啓世道明等厮見。後事急燃眉。羊鏡清方才柬邀花氏弟兄來幫助。滿謂段知遠所言有理。曹孝因

在牧馬集不曾敵得過道明。已知難而退。不很可靠。他那知周宅放火的。卽是曹孝和定慧呢。原本曹孝受托出外。離信陽城。一路見朋友送信。卽在朋友家中住宿一宵。第二天又動身起行。半路上在另一朋友家中。恰巧遇着定慧和尙。二人趕緊先行。約那朋友隨後就來。二人在路上並未耽擱。但因連日跋涉。不免有些疲困。所以行路時。脚下速力。有些不能如願。二人因圖安適。便在路上僱一輛騾車。誰知坐在車廂裏。因爲勞頓之故。竟不約而同的打了磕睡。說也真巧。那趕騾車的。於岔路口上。偏又走錯了路。及至覺察時。已是去的很遠。只得又打大寬轉。繞回原路。走到傍晚。尙離信陽有好些路。二人在車上被一陣磕睡。打的格外疲倦。遂卽在路上住了店。打發騾車。由他自去。二人睡了一覺醒來。曹孝想着自己原和羊鏡清有約。明天等回信。現在須是已到半夜。尙

或明早動身。向午時分纔到。豈不有失朋友之信。失信事小。萬一因此使羊段二人見疑。說曹某看朋友睡冷鋪。這話以一傳百。俺姓曹的以後在江湖上。豈不到處被人家看不起。誰不要說俺無義氣。不穀交情。再則倘或羊宅今夜有甚錯失。俺的罪名。可不因此加重一層麼。因此與定慧說知。二人急急起身。喚醒小二。算清店賬。立刻離店趕路。飛一般趕到信陽城下。定慧和尚的本領。比曹孝高強。練過壁虎功。對於爬城上牆的玩藝兒。可稱得一句拿手傑作。曹孝却無有這項本領。定慧道。俺先上去。再想法子。接你上去。曹孝四下一望。見一傍有一株柳樹。心中大喜。說不用接。俺從那邊樹上縱上城頭。亦是一樣。說罷便奔柳樹。定慧立刻走到城根下。手足腹貼在城牆上。攝着氣。運用壁虎功。爬上城頭。曹孝跑到柳樹下。縱上樹去。再由樹上躡上牆頭。二人由城頭上下去。

再縱上人家屋上。本想逕到羊宅。曹孝忽然轉念。說這時到羊宅。不如先到周宅。探一探他們的動靜。倘或周宅的人。無有舉動。俺們便天明到羊宅。也不成問題。如果有舉動。俺們看事行事。兩人商量停妥。遂改道到周宅屋上來。前後巡視了一遍。見下面客廳上燈燭輝煌。桌上酒菜尙未撤去。空寂寂的。只有一名家丁。伏在簷口桌上打盹。二人睹這情形。料道定有舉動。定是道明等人到羊宅去尋事。不然。卽是羊宅來人。被他們打敗逃回。他們追趕前去。所以空洞地。二人商量道。無論他們是追去。或是尋事去。總之俺營劫寨。俺着冷不防。乃是好的。再則俺們下去。放上一把火。如是羊宅敗。便是圍魏救趙。如是羊宅勝。亦是聲東擊西。這條計總可行的。因此二人跳下天井。走過客廳。掌着燈燭。向後面正宅就走。二人到正宅內。分兩傍點燃。眼看着火光熊熊。烟霧迷漫。方



纔扔下燈燭。飛身上屋。看着下面刮刮雜雜的燒將起來。恍如隔岸觀火。見正宅內並無人出來。二人大喜。以爲定已燒死人命。他們那知周宅的人。本有預防。事先卽已讓出正宅。人都移居到後進。所以毫無影響。二人見火勢已成。遂繞着路。往羊宅去。因恐半路上遇着道明等回身來救。這便是周宅起火的情形啊。當時二人到得羊宅。正值羊宅烏亂。傷的傷。死的死。忙的不堪。羊鏡清深恐再有失錯。遂留下家丁頭目牛四。督率手下。在家看守房屋物件。草草將屍首收殮。暫且浮厝在空房裏。將門鎖上。自己帶領家下男女。同花家弟兄段曹定慧等人。離信陽去投奔他會送顧山孫妹子的朋友的家裏去暫逃。誰知冤枉恢恢。天下的事。總是無巧不成話。應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俗語。他去投奔朋友。那朋友正因變生意外。親友變成讎寇。弄的家宅不安。幾乎性命不保。

顧山孫的妹子被人救去。只落的羊肉不曾吃着。惹着一身騷氣。急敗壞的正來投奔他訴苦。意在埋怨他。不該送這禍水給自己。爲害非淺。兩下在中途路上。遇個正着。兩下一見。各訴衷腸。正是愁人說與愁人道。好不悽惶。畢竟那朋友是誰。因何變生意外。親友成仇。顧山孫的妹子。被何人所救。請待下回續寫。

# 探 小 說

胡旭光先生繪

## 孰死吾夫

(一名離奇慘殺案)

情節離奇。曲折玄幻。有出神入化。石破天驚之奧妙。讀之令人拍案叫絕。誠爲偵探小說中最精警突兀之傑作。繪圖尤精細入微。全書一冊。計三萬餘言。定價四角。特價對折二角。外埠郵票通用。寄費加一。掛號另加五分。原班回件。

上海四馬路中市東華里內  
人心書局印行

即中華書局西隔壁中西大藥房斜對面

社

# 折柳趣史

(記形 名一)

第一回 走馬章台王孫折柳  
 第二回 演趣劇吃醋轉錢  
 第三回 溫吞水善使刀背巷  
 第四回 吃司菜名馳平康巷  
 第五回 鬧笑話兩作三百三  
 第六回 住旅舍衣袋失紙幣  
 第七回 宿土娟科員怪現象  
 第八回 練習生居然大嫖客  
 第九回 發標勁跳槽大請客  
 第十回 受暗算歷險鹹肉莊

欲知上海北里狎客之趣者……欲知上海最近嫖界之滑稽者……欲知上海折柳趣史從前的文人說人蹂躪那  
 今日英法兩界李郎攀……這句話抽象的……折柳趣史從前的文人說人蹂躪那  
 之柳張郎折而李郎攀……這句話抽象的……折柳趣史從前的文人說人蹂躪那  
 一章台郎是勾欄曲院的代名詞用柳一便是妓女的代名詞了  
 這本書是租小房開先的吃大菜……等趣史其中人物有汽車夫有折白頭  
 跳糟漂眼小房開先的吃大菜……等趣史其中人物有汽車夫有折白頭  
 有戲子有馬夫有洋行小段有洋貨……等趣史其中人物有汽車夫有折白頭  
 瘋生有翻戲有胡調派有竭報館主筆有消的有一文不費情願奉  
 陪有妓女縱狎客的手段有狎客對妓女的計畫簡直是面照妖鐸將目不  
 一班客瘋生看此書現已出版印精活定價七角茲將要目披露於後  
 入謂予不信請看此書現已出版印精活定價七角茲將要目披露於後

人  
 心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四馬路中市東華里

